

給你

一條

藥膏

林姿旻 108 - 2

指導老師：許又方

願

不再有

傷痛

華文文學系專題製作

個人作品集

華文三 林姿旻

序言

在華文系的日子轉眼間就過了三年，我是一個喜歡看小說的人，誤打誤撞就進了這個系，回頭看看這些日子的成果，似乎也沒有什麼後悔。

華文系是在讀什麼？未來出路又是什麼？

誠然這是幾乎所有華文系學生都會被長輩們詢問的問題，而我們也總是很難回答個出所以然。

直到今年的寒假，表姐說的話才讓我找到了方向。

她說：「大學的四年不過是一個過程，重要的是你在這段期間內有沒有找到你想做的事，和你所在的系所有關也好，無關也罷，尋找和探索才是我們主要的方向。你看，我念的是英美系，我還不是去當了設計師，現在還在當工程師，跟我的系所一點關係也沒有呀。」

我喜歡她的這番話，當然這並不是要否認華文系沒辦法給我的未來帶來方向，而是她讓我發現還有更多東西等著我自己去開發尋找，未來並沒有這麼簡單的被局限。

所以，我可以放心的繼續在我喜愛的華文系努力下去，在編纂作品集的過程也看到自己一路以來的些許變化，回憶起那些在繳交前夕和大家一起熬夜的日子。

就來看看這些日子的成果吧。

這本作品集大致上分為專題報告和創作兩類。

在專題報告這一類中，幾乎所有篇章都是較為壓抑或陰暗的故事，這當然和我本身的偏好有關，小四時意外接觸的第一本小說訴說了一名行為怪異、長期遭受虐待的女孩如何慢慢打開心扉的紀實報導，儘管當時沒能完全理解小說中的某些橋段，卻也是我首次接觸社會如此陰暗的一面，從此小說成了我和社會另一面的連結通道，如果說學校課本教我那些所謂的愛與希望，這類特殊題材的作品就教會我怎麼面對社會的醜陋。

因此，在專題報告中的所有篇章，都可以看到那些在不同層面探討人性險惡的描繪。

《殺夫》是高中時的國文老師推薦我的，她認為我一定能喜歡這篇作品，而我的確也愛上了這個幾乎快分不清人與獸、赤裸裸展露在尚未開放的農業社會中，人性陰暗面的小說。

《鐵漿》是當代文學史中的讀本之一，當時看完總覺得意猶未盡，還想讓孟憲貴的故事繼續下去，文學概論這堂課也剛好讓我實現了這個小願望，在創造詮釋學的最後一個部分自己衍生了故事後續。

《痛覺殘留》大概是所有報告中最神奇的一篇了，他起源於日本的同人界，之後改編成正式小說販售，又獲得影視化機會被拍成動畫電影，動畫一直

是我很喜歡的娛樂，從沒想過有朝一日我能將動畫作成正式報告，儘管我知道這並不是一篇完美的報告，卻是諸多報告中我最喜歡的篇章之一。

《大裂》來自須文蔚老師的影像、網路與文學傳播課，《大裂》的電影〈大象席地而坐〉是朋友曾推薦的，拍攝手法非常特殊，長達 234 分鐘的電影裡滿是壓抑的長鏡頭，一個小小的城市住著那麼多人，有著那麼多的絕望，所有人都是無能為力的生活著。

《少年來了》則是距離我完成最近，估計也是花費最久的一篇。當我闔上《少年來了》時並沒有想留下眼淚的衝動，但它帶給我的震撼應該是遠大於上述所有作品的。光州事件在台灣並不常被提起，接觸這本書前我甚至從未曉得這個事件，凡人試圖反抗一個國家顯得如此荒謬，到最後甚至投降也被當成笑話。閱讀完這本書後我看了同樣是敘述光州事件的電影〈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這部電影也是改編自事實，就是這個司機和車上的記者讓光州事件的真相得以曝光，然而在曝光前，所有人都是《少年來了》中的角色。

至於創作的部分，風格承襲於我自身的喜好，除了團體作品、〈你沒有失眠〉以及〈東華之必要〉以外，都是些簡短的小詩以及較為偏離大眾取向的風格。

團體作品中的詩擊是我和另外一位同學搭配音樂〈涼涼〉古箏版並加上新增內容，以讀詩的方式配合音樂節奏在課堂上呈現；〈牛〉則是原創劇本，因應課堂教學上的諺語、歇後語等俗語用法進行創作，最後在課堂上演出。

我也記得在寶云老師的現代華文詩選讀中，從第一首〈你沒有失眠〉被點評為過於直白到最後〈失敗的記憶抹消〉時終於獲得稱讚時的喜悅。

我曾想過自己會無法融入這個環境，在一群真正熱愛文學的孩子和老師之間，我的喜好似乎並不那麼相仿，但我在這三年的生活裡卻出乎意料的很快樂，得到批評、鼓勵，也得到成長，如今回頭看看更早以前的文章，都有種想當年的我是那樣啊的感覺。

那，就開始吧，踏進華文系那刻種下的種子，如今準備開花了。

目次

序言	2
目次	4
第一節 專題報告類	
一、談李昂《殺夫》多面向內涵和議題	6
二、創造詮釋學《鐵漿》	11
三、談《空之境界》角色極性發展和佛洛伊德的三我理論	17
四、牠他媽的就一直坐在那——胡遷《大裂》改編電影《大象席地而坐》 ..	27
五、當凡人與世界為敵——談韓江《少年來了》	32
第二節 文類創作	
一、〈黑白的畫〉	56
二、詩擊——〈琵琶行〉改編	58
三、〈時間概念〉	60
四、〈笑容〉	61
五、〈崩壞小丑〉	62
六、〈牛〉	63
七、〈你沒有失眠〉	65
八、〈失敗的記憶抹消〉	66
九、〈東華之必要〉	67
十、〈老頑固〉	68

第一節 專題報告類

談李昂《殺夫》多面向內涵和議題

摘要

每份作品都有它所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從不同的角度去解析，常常可以得到不同的結論。《殺夫》敘述一個在飢餓和性暴力的虐待和摧殘下，一個弱小的婦女執起殺豬刀殺害丈夫的故事。本文試著從多面向解讀李昂的《殺夫》，探討除了文本中最顯眼的女性議題外，其他隱含的，如：生存、輿論等的影響。

關鍵字：李昂、《殺夫》、多面向、生存、輿論

一、前言

李昂，本名施淑端，彰化鹿港人，臺灣作家，有「文壇怪傑」之譽。

李昂早期作品受存在主義影響；中期(1973~1985)的作品開始呈現女性意識，她稱對女性主義的觀念受到呂秀蓮和楊美惠的影響¹。1980年代，從美歸台的李昂成為台灣新女性主義的先鋒，批判男性沙文主義形成的社會樣貌，試圖顛覆傳統父權體制，《殺夫》為其代表^{2·3}。此時期李昂的作品現代意識濃厚、批判性強烈，向封建社會的傳統觀念和不合理的社會現實發起挑戰⁴。

而《殺夫》這一作品原型其實也可以說是來自當時轟動上海的一則案件《詹周氏殺人》，無論是《殺夫》還是《詹周氏殺人》，兩者都是底層的弱小婦女在被壓迫到了極致的時候，殺害丈夫的事件。對此，李昂說：「這段史料很有價值，我把殺夫的背景搬到了台灣鹿港，寫出屠夫殘忍背後的东西。」

這樣的寫作題材在當時(80年代)無可避免的引起了廣大的爭議，在父權社會下，女人的身份地位本來就是低落的，雖然不會有人把這個事實放在嘴邊說，但它就是個無形的規則，鮮少有人會去反抗。

林市，本篇中的女主角，在這樣的環境下，就是一個父權體制的犧牲品。從小就和喪夫的母親住在破廟內，飢餓的母親用肉體換取白飯糰，在被強暴的同時，所有知覺卻只放在「嘴」上，這一幕被叔叔看到，林市被帶回家，然後從此再也沒有看到母親。後來林市被嫁入屠夫陳江水家中，行房時有如受虐般，卻被街坊鄰居說成「淫婦」，周遭對於她被暴力相待的事情完全視若無睹，另外，陳江水也會以不給林市食物，看她飢餓難耐為樂。最後，林市為了確保自己的食物來源，買了幾隻小鴨，打算等孵出蛋後拿去換錢買白米，鴨子卻被陳江水殺害，並在隔天被帶去屠豬場，目睹殺豬的血腥畫面。夜晚，在再度被丈夫強暴式做愛後，精神早已崩壞不堪的林市，拿起一旁的殺豬刀，想像自己是在做夢，夢著殺豬的畫面，肢解了自己的丈夫……

白先勇曾這樣評論過這篇作品：「殺夫」這篇小說非常複雜，寫人性的不可捉摸，人獸之間剃刀邊緣的情形，寫得相當大膽、相當的不留情。寫沒有開放的農業社會中，中國人的陰暗面，把故事架構在原始性的社會裡來研究人獸之間的一線之隔；這是突破的作品，打破中國小說的很多禁忌，不留情地把人性最深處挖掘出來。

然而，單就父權社會下被壓迫的女性一詞解釋整個文本，依舊是太過模糊，因此，本文將更細部探討文中關於生存本能(食/性/慾望)、性別與地位以及輿論的影響等面向。

二、生存本能(性/食/慾望)

生存是一種人類共同的本能，很久以前曾在網路上看到這樣一個對話。

Q：「人類最終的本能究竟是吃還是慾望？」

A：「人類終極的生存本能是活著。」

《殺夫》中的林市，就是一個為了活著而活著，最後迎來悲劇的角色。「食」和「性」都是人類的慾望和本能，小說巧妙的在多處將食和性寫在一起，飢餓中為了白飯糰甘願被軍人強暴的母親、一直伺機打算從林市身上獲取好處的叔叔、因丈夫回來要完她的當天會有食物而感到開心的林市，各種奇詭的因果，在文本裡好像都成為了無可避免的理所當然。

陳江水：作為文中的男主角，陳江水所缺的慾望是「性」，結婚前他會去「來春閣」的金花那裡解決需求，結婚後則是在家裡，對著妻子林市解決，諷刺的是對於這兩個女人，明明一個是妓女，一個是妻子，陳江水對妓女是溫柔的，對林市卻是殘忍、暴力的，而在滿足完自身的慾望後，陳江水也會滿足林市的慾望——「食」，就彷彿這樣的行為不是夫妻間的義務，而是一種等價交換。

林市：和陳江水相反，林市缺的從來就不是「性」，而是食物鏈最底層的「食」，只求填飽肚子。隨著故事的推進，林市漸漸走向和母親相同的道路，無形之中，林市對於用身體去換取食物這件事開始變得能夠理解，完事後的她會因為有食物而感到愉快，為了活著，連尊嚴都放棄了，可是活著對她而言其實又有什麼意義？從頭到尾，李昂都沒有將林市寫的真的快樂過，在這樣荒謬的時代中，活著本身對林市而言就是一場悲劇，然而生存的本能卻又使她用盡辦法想取得食物，如同在文章後半部分，林市曾用身上僅有的小錢買了小鴨，打算等蛋孵出後拿去換取白米，她也曾像這樣掙扎過，試著靠自己養活自己，卻在丈夫回來後的短短時間內被摧毀，本能抵擋不住現實，她的生活注定沒辦法圓滿。

三、性別和地位的極端差異

男尊女卑可說是自古以來社會上所存在的潛規則，父權社會下，女性人權被壓抑亦是極為常見的事。

從《殺夫》中，這樣的畫面很清晰的被描繪了出來。

所有文本中的悲劇，都是因為對象是「女性」，以下舉出幾個文本中的案例舉證。

1. 林市的母親喪夫，被認為一定會再嫁而趕出家門；換成男子喪妻就不會有被趕出家門的問題。

2. 林母為了討口飯而甘願被強暴，卻被稱為淫婦；林市因疼痛而尖叫卻被當成不知羞恥的淫叫；男子，甚至是陳江水這樣的已婚男子卻可以正當光明的到妓院和妓女親熱。

3. 母親被帶走後回到家中的林市做盡苦工，最後卻被叔叔嫁給給陳江水，對於人生，從來沒有自主權；如果林市是男孩必定不會受到如此待遇。

於是，我們可以很清楚的對比出，悲劇的來源是這個體制，對於女性，並沒有憐憫，只有壓迫，而反抗只會換來更多的恥辱，就像林市的叫聲被當成淫叫，受到輿論的撻伐、以及她曾養鴨打算換成白米，卻在隔天被丈夫帶到殺豬場目睹殺豬的血腥畫面。許多人會說：要起身反抗，而林市曾經這麼做，她盡了最大的努力，等待的卻只有加倍的痛苦，李昂所寫的就是那個年代女性的悲劇，一個人的反抗不會得到結果。

接著從更細部的地方，也就是家庭的部分觀看，女性同樣的沒有地位，由於經濟來源完全必須依靠丈夫，就等於最基本的食、衣、住全部都無法由自己掌控，理所當然的不可能擁有權力和地位，兩人之間若有感情還好，像林市這樣的女人，比起妻子，更像是被飼養的動物，所以相較之下，陳江水才會對妓院的金花更為溫柔，這是妓女和人以及動物和飼主之間的差異。不要說地位了，林市甚至不能得到一個人該有的待遇和尊嚴。

四、輿論的影響

在文本裡，陳江水曾幾次哼出一首歌：「二更更鼓月照庭，牽娘的手入繡廳，咱今相好天注定，別人言語不可聽。」最後一句別人言語不可聽諷刺的反應在了他的妻子林市身上。

行房事時的陳江水可謂暴力，每每讓林市哀嚎慘叫，然而這樣的叫聲卻被街坊鄰居視為淫婦，所有人看到的不是林市的痛苦，他們任性的把她的痛苦當成幸福，並自以為的嫉妒，然後謾罵。由於貫上了傳統道德禮教的外衣，人們不覺得自己的言語有所不妥，談論也更加不能收斂，這時露出的就是人類的本性，為了自己一時的快樂，而不在乎是否傷害了他人(這時候的街坊鄰居對林市而言其實和陳江水一樣，都是傷害自己的人)。

而林市的殺夫，從根本上來說，也絕對和這些輿論壓力有關。

從前她因為能在中午睡個午覺而感到幸福，原本這就已經夠諷刺了，如今卻連這也不敢，她會拖著一張椅子坐到門口，向經過的人證明自己沒有偷懶。從這裡可以看出輿論對她的心理造成的壓力和病態。

接著再看回林市的童年，母親明明就是被家裡逼得走投無路才出賣自己的身體，卑微的換取食物，卻被當成淫婦，從此消失在自己眼前，這段往事讓她常做惡夢，惡夢和恐懼讓她想找人傾訴，卻沒有人願意理會，被寂寞籠罩的她因此養成了不喜說話的習慣，成天坐在門口發呆，卻又被大眾說成思春，甚至說她注視的都是男人的下體，最後嫁入丈夫家後的哀嚎也被當成是淫叫——從小到大，輿論帶給她的是傷害，以及無人關懷的痛苦。

因此，林市最終因精神崩壞而親手殺害丈夫，是和這些輿論脫不了關係的。

諷刺的是，直到死前，林市也沒有逃離輿論的魔掌，她被示街遊眾，而報導上寫著：「寄望這次遊街，可使有心人士出力挽救日愈低落的婦德。」

五、結語

綜觀以上，大社會體制下，還是有許多小因素，才導致了各式各樣的悲劇。

而不可否認的是，這些悲劇在現今各個角落還是時不時會發生，舊時觀念和現今男女平等互相摩擦，少不了的就是在摩擦中不幸的受害者。

儘管就統計而言，台灣女性社會地位在亞洲地區一直偏高，但那不過是指最光鮮亮麗的部分，不代表在底層的人們已經逃離體制，獲得自由。

《殺夫》這樣的案件在現今看來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許多法律都已經形成，一個婦女因飢餓和暴力最後殺害丈夫的情況若出現完全是不合理的，但最基本的「不平等」還是存在，是不可能假裝消失的一種意識。

六、參考資料

文本：李昂《殺夫》

其他參考書目：

1. 李昂小說中女性意識之研究，黃絢親，台北，萬卷樓，2005
2. 謝怡婷《李昂小說的性別論述研究》，2004年，頁3。
3. 樊洛平《當代台灣女性小說史論》台北：台灣商務。2006年。頁370。
4. 樊洛平《當代台灣女性小說史論》台北：台灣商務。2006年。頁366。

創造詮釋學《鐵漿》

一、實謂

清末，中國正面臨著來自西方強烈的文化衝擊以及武力侵略等動盪，各式各樣器物和思想一併灌入，其中的鴉片不僅造成白銀外流，更重要的是它引發了後來的鴉片戰爭，自此列強正式踏上中國這塊土地，使中國成為半殖民半封建社會，鐵路即象徵入侵國家的腳步，延伸的鐵道觸及的地方也正是西方文明踏入的區域。

舊時思想和新式文化、中國傳統和西方現代產生衝突，在這農業漸漸轉型的時代，西方資本主義開始入侵，正是《鐵漿》所描繪的故事的背景。

二、意謂

《鐵漿》一文由雪開頭，由雪結束，前後時間線一致，中間穿插過去時間。

文章開頭即點出角色孟憲貴的死，而作者利用稱呼鴉片煙鬼子、人們拱手道喜、無後代因此無人收屍等，寫出了對於孟憲貴之死並無人關懷或難過的事實。

待把孟憲貴壓進那大小不符的薄薄棺材後，時間線也回到過去，舊時代的社會。

對於過去的人們，鐵路以及火車都是未知的可怕生物，是洋人打算拿來收拾老百姓的怪物，這樣諷刺的比喻象徵著當時的人對於現代化經濟的盲目反擊。

火車來到的同時正好也是這個鎮上官鹽轉包的年頭，故事主線也逐漸鮮明，孟家三代的興衰便和這官鹽有著絕對的關係。

孟昭有的父親爭奪官鹽失敗而一輩子悲哀兒子看不起，到了孟昭有的時候，對手竟又和上一代相同，沈家。

作者對孟昭有的描述是這樣的：孟昭有比他老子更有那一身流氣，那一身義氣。平時要強鬥勝耍慣了，遇上這樣爭到嘴邊就要發定五年大財運的肥肉，蓄勢要洗掉上一代的M冤氣，誰用什麼能逼他讓開？

這樣的個性讓他打死都不願意認輸，刺腳、剁手指、他都毫不猶豫，直到最後，甚至灌下大補的西瓜湯—鐵漿，鐵漿如同黑色大爪抓住孟昭有焦黑的肉，如同血管散佈在全身一般，注定了這一回的必死無疑。

爭鬥過程中多次傳來火車即將到了的消息，然而只有在孟昭有死去的這一次，消息千真萬確，那聲慘叫於是被混合在火車的鐵輪聲就此消散。

作者用孟昭有的死象徵舊時代的結束，隨之而來的是新時代，也就是火車，而火車的快速也代表新時代來臨的急湊。

最後說回孟憲貴，白白瘦瘦的他果然不是這塊料，也正如同洋狀元提過的，發財的時間短暫，孟憲貴曾嚮往那台火車，最終卻因為火車而阻斷的財路，同時染上鴉片的惡習，孤獨的死去。

另外，作者同時也在文中用鮮明的「顏色」來象徵許多意涵，以下舉例驗證。

背景的白雪帶給人寧靜的感覺，和全文內容的紛亂灰暗產生對比
澆在孟憲貴棺上的石灰水：石灰水乾了就很難再打開，象徵孟家的希望和未來也永遠被封住了。

(孟憲貴)白白瘦瘦的細高駝兒，身上總像少長兩根骨頭，站在那兒非找個靠首不可：白白的他容易被染黑，因而染上鴉片惡習，就連死後的棺材也是白的/失去父親的他也失去了靠首，沒有能力獨自守住這份父親拼上性命得來的家業。

孟昭有天生赤紅的臉和脖子：和兒子懦弱的白相比，赤紅的孟昭有個性是積極、敢於冒險的，但也因為過於衝動才導致最終的死亡。

孟昭有黑黑紫紫的血滴：強勢的黑色流淌在他全身每一條血管裡頭。

孟昭有放手指的大洋紅標布：紅色在中國有重要的意義，是在大場合才會使用的，這裡用來象徵孟昭有對爭奪官鹽一事的看重。

鎮董門前白色的雀子糞：無用的糞暗示鎮董調停的失敗(調停無用)。

鮮紅色的鐵漿：高溫、危險。

鐵漿像紅瓢西瓜：西瓜嚐起來甜美，鐵漿則導致孟昭有的死亡，有著諷刺對比。

在孟昭有身上凝固的黑鐵：鐵漿像大爪般抓住孟昭有，如同傳統思想束縛著他，死亡的是孟昭有，也是舊式傳統。

孟昭有頭髮的黑灰飄散：強勢的他被死亡摧毀，生命也隨風飄散。

黑色火車，大黑「龍」的肚子：龍在中國有著極高的地位，用龍來形容火車，除了表面上的長度外，更深的是人們對於新技術、對於洋人的恐懼和敬畏
接著火車的大雪要把小鎮埋進去：快速來臨的新時代掩埋了舊時代。

黑狗：孩子們用雪團去扔，趕不走他(強勢的黑如同孟昭有)。

白狗：不安的走來走去(懦弱的白如同孟憲貴)。

三、蘊謂

在劉益州的論文〈現象的注視與開展：從朱西甯《鐵漿》看生命時間經驗〉一文中提及了火車鐵道所開展的時間現象，全文大致上可分為「孟憲貴死

去的過去時間」和「孟昭有死去的現在時間」，而這兩者的區別及以火車鐵道的意象來澄清。

小說的開頭中，火車因雪阻而停駛，忽然這又回到二十年前的那樣安靜。

沒有火車的現在就如同過去一般，時間線也順理成章的拉回過去，來到築鐵路那年。

築鐵路那年，小鎮上人心惶惶亂亂的。人都絕望的準備迎受一項不能想像的大災難。對這些半農半商的鎮民，似乎除了那些旱災、澇災、蝗災和瘟疫，屬於初民的原始恐懼以外，他們的日子一向都是平和安詳的。一個巨大的怪物要闖來了，哪吒風火輪只在唱本裡唱唱，閒書裡說說，火車就要往這裡開來，沒有誰見過。謠傳裡，多高多大多長呀，一條大黑龍，冒煙又冒火，吼著滾著，拉直線不轉彎兒，專攝小孩子的小魂魄，房屋要震塌，墳裡的祖宗也得翻個身。

鐵道火車的建造形成了過去時間中最重要的社會現象，這種過去時間中小鎮鎮民的生命恐懼經驗，集體成為小鎮鎮民的社會性時間記憶。火車鐵道不但成為小鎮鎮民的社會時間記憶，也衝擊著小說中鎮民的生命時間經驗，因為火車相較於傳統生命時間經驗來說它的速度是快速的¹，快馬到達北京都要五天，這未見的火車竟只需一天，多麼荒唐。

而居民們對於火車的感知隨著時間也有不同的轉變，從抗拒到體驗再到接受，表現鎮民對火車所帶來的時間經驗在時間的時間意識轉化。

孟昭有：孟昭有在文本中的形象是一個爭奪官鹽爭到失去理性的半瘋子，然而他這樣的行為除了本身的性格外，也和上一代父親的失敗有關，他否定了失敗的父親，並希望藉由成功包鹽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雖然不能認為他傷害自己的做法是正確的，但孟昭有卻是在過去時間流中透過認知他父親的爭包鹽失敗，修改乃至否定其父親的行為而產生自己欲爭包鹽勝利的心態²。

爭鬥過程中孟昭有果斷的拿刀刺向小腿，並丟掉女人送來止血的頭髮灰，雖然凸顯了堅強的意志，卻也暴露傳統保守精神的愚勇與愚傲³。

孟昭有的生命最後以灌入鐵漿結束，看似自殺慘死的行為其實也是他證明自己存在意義的舉動——爭奪包鹽。

在這時，火車緊隨著孟昭有的死到來，舊時代結束，新時代也緊跟著正式來臨。

孟憲貴：小說以孟憲貴的死開頭，冷清的畫面、無人真心關懷後事、僵直的手臂、單薄的棺材和踏硬的雪路都烘托出淒冷的畫面以及孟憲貴晚年生活的冷寂。

然後時間拉回過去，孟憲貴多次看著父親為了爭奪官鹽拼盡全力，然後他不管是身還是心都是如此懦弱，以至於在父親拼命的時候自己老跑去遠遠的地方躲起來。

然而這樣的孟憲貴卻對火車有著不同於其他鎮民的好奇心，他能夠迅速接受新事物，甚至想嘗試這個大家口中的怪物。

最終孟憲貴依靠父親成功獲取官鹽的權利，然而正如同他不費吹灰之力得到發財的機會，這些錢財也在短短的時間內消散。他曾經大富大貴，也曾經落魄的在東嶽廟抽鴉片，最後無人收屍，只有村民勉強湊出一個薄棺材草草結束一生。

孟昭有的生命結束於轟轟烈烈的紅色，孟憲貴卻是未上漆的白棺，既貧窮又無價值。

四、當謂

總結以上，朱西甯運用了時間、顏色、鐵路等意象穿插在全文之中，使孟憲貴和孟昭有兩位主角的形象更為鮮明。

文本寫家天下的不得善終，不識時務者終將害己甚至禍延子孫。

然而在新舊交錯之間，是否真的有一方勢必消失，勢必得全盤推翻？

我認為朱西甯在文本中過度使用了「命運」的概念，孟昭有的不服輸注定了他的死亡，孟憲貴的懦弱也注定了他的失敗，舊式注定被新式打敗，所有一切似乎早就被先天條件束縛，沒人願意試著改變，抵抗的只有那些沒有多加著墨的小鎮民，然而一般老百姓又怎麼可能阻止所謂的政府，於是火車到來，新時代到來，象徵舊時代的孟昭有也死去，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五、必謂

話說那年眼睜睜看著孟昭有灌下大口大口鐵漿後，沈長發只好退出這場爭鬥。

然而五年，整整五年的財運就這樣拱手讓人，卻也實在不甘，於是他開始對不費吹灰之力就得到一切的孟憲貴起了怨恨之心。

半個月後，沈長發再也沒辦法住在這個鎮上了。

他一向對於得失看的不重，唯一一次拼盡全力卻輸的一塌糊塗，走在路上，每個人看他的眼神彷彿都充滿嘲笑，尤其是那孟憲貴，整天畏畏縮縮，看到他就躲，分明是在諷刺他爭不過他父親，這裡的所有都是這樣刺眼。

鹽？什麼鹽巴？真是夠了，去做其他比鹽巴更賺錢的生意難道還不成？

那鐵路聽說是洋鬼子弄來的東西，那麼只要沿著鐵路往回走，最開頭的地方肯定就能遇上鬼子，鬼子他們除了鐵路必定還帶來很多的東西，其中一定可以拿來經商的。

如此一來，還怕贏不過孟憲貴那個沒靠首的？

就在這樣一個異想天開的一念之間，沈長發戴上家人和家產，離開這個令人厭惡的小鎮。

所謂時來運轉正好能用在沈長發身上，因緣際會之下他救了一個腳扭傷的西洋人，而這人竟正是傳說中價位高級的鴉片的經商人。

那人問他要不要一起合作，答案顯而易見。

生意異常順利，沈長發這輩子沒看過這麼多錢，白銀一袋一袋的進來，那外國人好心提醒自己不要去碰，但是需要控制人，則是最好的工具。

街口一間附近最大的青樓，從一個小妓女開始，最後到老鴇，所有人都染上的吸鴉片的習慣，當家花旦成天膩在他身旁，妾納了不知多少，青樓的經營權也轉到他的手中。

生活過得好不愜意，而好運就像是用不完一樣，那孟憲貴坐著火車來到這座城市。

其實，沈長發早忘了孟憲貴，只是他一出現，當時的恥辱感卻又湧了出來。

加快腳步，一手搭上剛從火車下來不久的孟憲貴，沈長發笑嘻嘻的問：

「哎呀，這可不是孟少爺嗎？好久不見了，怎麼有空到這來？」

「沈……是沈先生嗎……？」

「可不是嗎？」

「真是好久不見了……我也不是有什麼要事，就是搭火車隨意走走罷了……」

「那要不要到我這坐坐，最近收了一間店。」

「怎……怎麼好意思呢？」

孟憲貴有些慌的擺了擺手，卻是推不過沈長發的邀請，對於這城市也不熟，最後索性就由著對方帶路了。

一路上，沈長發親切的為他講解這城市的一切，哪裡有大使館，哪裡開了新式的娛樂場所，儼然就是個長輩的樣子。

孟憲貴也開始從一開始的「嗯，嗯」到後來能回覆個幾句，甚至主動提問。

「到了，就是這兒。」

沈長發在一間大紅的店前停下，在白天依舊閃亮的霓虹燈及露骨的名字，無一不是說明這是什麼樣的地方。

「那……那個……」

孟憲貴又開始退縮，完全沒想到會被帶到這種店前。

「不用擔心啦，算我請客，這店前些日子被我包了，進去坐會兒沒什麼不方便的。」

「不……我……我不太擅長……」

彷彿是沒聽到他的抗議一般，孟憲貴就這樣半強迫的被拖進妓院。

中間發生的事他記得並不是很清楚，那前凸後翹的女人拿什麼給他，他就收什麼，喝了不少酒，在酒精的薰陶下，也嘗試了沈長發推薦的，拿來放鬆心情的鴉片。

回去的時候多了很多行李，例如一大箱的鴉片，還有一個女人。

他不停的向沈長發道謝，在車站跟他道別，然後回到小鎮上。

鴉片的量越來越不足，慾望淹過懦弱，他再度搭著火車去找沈長發。

然而沈長發為難的告訴他最近量缺少，可能需要用購買的，但能以成本價賣給他。

一個月的鴉片量就花掉了一年的包鹽財，然而孟憲貴管不了那麼多。

幾個月後，錢花光了，房子也賣了，但飢渴並沒有消散的趨勢，反而越來越嚴重。

他幾乎是跪在沈長發腳邊，求他再給最後一袋鴉片，可只是被一腳踹開。

口袋裡的錢只剩下最後一點，買完火車的回程票後便盡了。

孟憲貴止不住全身的顫抖，馱著看起來老了好幾十歲的背，上了火車。

一旁，沈長發愉悅的看著眼前這一幕。

踏著輕快的步伐，他走到另外一條街上，前陣子看上的另一家青樓。

看著床上那女子吸的盡興，沈長發對鴉片愈感好奇。

忍不住拿起煙管，他心想：「一口，真的就一口。」

然後，從鼻子開始，全身上下充滿前所未有的幸福。

六、資料參考

1~2：劉益州(2010)。〈現象的注視與開展：從朱西甯《鐵漿》看生命時間經驗〉

3：陳芳明(2003)。〈朱西甯的現代主義轉折——重讀「鐵漿時期」的作品〉，《紀念朱西甯先生文學研討會論文集》，頁190。

4：朱西甯《鐵漿》，台灣，印刻文學，2003年

談《空之境界》角色極性發展和佛洛伊德的三我理論

目錄

一、《空之境界》〈痛覺殘留〉故事大綱

二、原我和超我的碰撞 淺上藤乃

三、極性的兩端 兩儀式

四、小結

五、參考資料

一、《空之境界》〈痛覺殘留〉故事大綱

淺上藤乃作為魔術師家族的後裔，天生擁有特殊的眼睛，只要將視線聚焦在某個定點上並做出迴轉軸，就能將事物進行扭曲，左右眼分別能設置左迴旋和右迴旋，從而破壞物體。

然而藤乃的力量過於特殊，因此她的父親試圖利用藥物封鎖她的能力，幼小的藤乃即患有視神經脊髓炎，父親卻讓她大量服用有麻痺痛覺效用的叫噪美辛，藉由封閉痛覺來封鎖她的能力，卻也一併關閉了她的感覺機能，於是藤乃成了一個人工的無痛症患者，從那時起她再也無法感受任何事物，包括自己「活著」這件事。

無法感受卻要裝作正常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正值高中的藤乃因相貌出眾而被一個不良少年集團擄走並強暴，事後少年們發現藤乃並無將事情洩漏出去的跡象，便展開了長期的集體性侵。而對於無痛症的藤乃而言，她只知道自己大概被做了過分的事情，但卻沒感覺，也無力抵抗。

由於藤乃在過程中總是毫無反應，甚至威脅、毆打與餵食藥物也都一樣，其中一個少年覺得很有趣，便拎起金屬球棒往藤乃的背上打去，脊髓是掌管感覺的部位，由於受到劇烈衝擊，無痛症暫時痊癒，她第一次感受到了疼痛，臉扭曲成一塊，而這引發了不良少年們的愉快和優越感。

但無法感受到活著，宛如幽靈一般的藤乃卻在體驗到疼痛的剎那欣喜至極，她對疼痛抱持的感情並非敵意而是執著，她執著於這股讓她感受到自己還活著的事實的感覺，並瘋狂的愛上它，由於只是短暫的刺激，沒多久後她便恢復成無痛症患者，但脊髓的狀況變得不那麼穩定。

後來的某次強暴過程中，一個男子決定拿刀刺藤乃試圖獲得那天的反應，在刀即將接近藤乃的瞬間，藤乃的無痛症再次復原，眼睛的能力也一併回覆，她感受到極度的疼痛，認為那是刀帶來的傷口，於是下意識的在對方身上設置迴轉軸，男子整個人不斷扭曲，骨頭發出喀擦喀擦的聲音，在場除了一位名叫湊啟太的學生外全部都被以詭異的手法殺死。

無痛症患者必須定期接受診斷，因為他們無法接受身體傳來的疼痛警訊，那天的刀其實還沒碰到藤乃，她所感受到的疼痛來自於本身的疾病—闌尾炎，但她將這份來自身體深處的疼痛誤認成刀傷，一邊享受著疼痛一邊找尋逃走的啟太。藤乃認為啟太有可能將她殺害人的秘密洩漏出去，一旦洩漏出去，她的父親就會知道這件事，那她的疼痛將再度被壓制而歸零，再度成為幽靈。

於是藤乃開始隱蔽自己的蹤跡，也不再去定期檢查的地方，闌尾炎就這樣沒有得到適當治療。她費盡心思查詢啟太的下落，在某次問話仍未得到答案後她一如既往的殺害對方，一邊喃喃著「對不起，但我不得不這麼做」一邊不停扭曲對方的身體。

就在她打算離開時一位名叫兩儀式的少女從後方陰暗處走了出來，並在藤乃質詢後表示「從妳約了那塊肉片出來開始，我就一直看到現在」。

藤乃生氣的責備式，請式不要這麼稱呼對方，說：「他是人類，這是人類的屍體。」

而式則回答藤乃「人類即使化為屍體也還是人類，但這團肉片的死亡已經不屬於人類的範疇，這不是人類該有的死法，若無法死的像人，就沒資格被稱為人，被排除在境界之外，那就會被徹底剝奪存在意義，所以，那只不過是一團肉塊而已。」

式的這番話表明藤乃和她所製造出來的屍體都屬於常識範圍之外，這讓她極度反感，正當兩人準備打起來時，藤乃又恢復成無痛症患者，而式則因掃興，留下一句「我們一樣是殺人魔」後離開了。

她變回了從前的自己。又變得沒有任何感覺。

藤乃站在原地呢喃著「我才和妳不一樣」一邊想著她其實一點也不喜歡殺人，這種事不可能被寬恕，她問自己往後還必須重複相同的事嗎？一想到這她就渾身發抖，只是她沒發現在血窪的倒影中，自己的嘴角正浮現著微笑。

某天再度恢復能力藤乃又殺了一個在大雨中差點撞上自己的司機，而只接獲殺死和強暴事件毫無關係消息的式判斷藤乃從「殺人者」轉變成「殺戮者」，再度找上藤乃並決定要殺了對方。

從藤乃恢復知覺到這個時間點已經過了五天，這段期間闌尾炎導致胃穿孔引發腹膜炎，藤乃出現高燒、發紺的症狀，但所有痛覺都被她誤認為是刀傷並視為幸福。

她在和戰鬥能力遠高於自己的式的對戰中居於下風，在即將被殺死前，藤乃輕聲的問：「妳要殺我嗎？為什麼要殺我？我會殺人，純粹只是因為傷口在痛而已。」

式則笑著回答：「妳騙人，真是那樣的話，妳為什麼要笑？那個時候也是，現在也是，為什麼妳如此開心？」

藤乃聽著式的話伸出手，發現自己的嘴角扭曲成無法形容的形狀——她確實正在笑。

過去她不明白，殺人時自己總是很煩躁，卻沒想到那種感情就是喜悅。

就連遭受強暴也沒有感覺的我，覺得殺人很快樂？

式繼續開口：「結果妳根本樂在其中，妳很喜歡傷害人的快感，所以那份痛楚也永遠不會消失。」

因為痛楚一旦消失，藤乃就會失去殺人的理由，不是為了別人，而是為了自己，傷口會永遠痛下去。

她不願正視這個醜陋的事實，在她們身處的大樓上設置迴轉軸，於是大樓應聲倒塌。

式因為強烈的衝擊被震離藤乃，藤乃則俯臥在地上吐著鮮血。

她還不想死，想繼續留在這裡，但她已經一動也不能動了，只有疼痛反覆侵襲著她。

自己樂在其中的東西的真面目讓藤乃感到極度痛苦，在這時她才明白自己犯下的罪。

她想起中學時期的自己扭傷腳，看著腳上的腫塊不知該如何是好，她不想讓身邊任何人知道自己的不正常，所以選擇沉默。

這時的她遇到一位別校的學長，那個學長發現了她的腫塊並皺起眉頭，當時的藤乃以為眼前這個擁有普通感覺的人又要說出「很痛吧」這種沒神經、令人討厭的話，沒想到對方卻是告訴她「會痛就要喊疼」並送她到保健室，就此離開。

她不知道那個至今依舊不認識的學長會不會原諒現在的自己，而這時式走了回來，她看著躺在地上的藤乃問：「很痛苦嗎？」並說出和那位學長一模一樣的話。

「會疼的話，就要喊出來。」

藤乃想著，若自己可以放聲喊疼，大概就不會踏上錯誤的道路了，卻也知道自己已經沒資格這麼做，她為了自己的幸福，殺了許多人。

在式的匕首落下的同時，她的痛覺迅速消失，甚至感受不到刀刺進胸膛的疼痛。

在這裡由於藤乃再度變回無痛症者，式只好轉而殺死她腹內的闌尾炎，最後藤乃被緊急送醫治療，雖雙眼徹底失明但救回了生命。

二、原我和超我的碰撞 淺上藤乃

（一） 第一次反轉

藤乃小時候就擁有不碰觸物品即能彎曲事物的能力，因此被鄉民視為詛咒之子，六歲那年父親利用藥物封鎖能力，於是藤乃成了人工的無痛症患者，她的身體出現第一次反轉。

（二） 走向極端

亞里斯多德在《詩學》中曾經提出過反轉的觀念，這個觀念經過時間的推移也獲得更完整的解釋。

克里斯多夫·佛格勒在他 2013 年的著作《作家之路》中就提過：「如果刺激物持續增至至少某個引爆點，角色極性可能就會翻轉，暫時向另一端靠攏。」

淺上藤乃即完全符合上述這段說明。在故事概要中提過，她因無痛症而遭受長達半年以上的集體性侵，小說中提到：我又想起了他們的笑聲，想起那些可怕的表情，想起那段不斷遭到威脅、逼迫、侵犯的時間。在那時藤乃因沒有

反擊的能力，也因從小為了不讓別人發現自己「不正常」而養成忍耐的習慣，只能被動的照著不良少年們的話去做。

直到她的能力覺醒，誤以為自身在那個瞬間感受到的疼痛來自於眼前少年手上的刀，在為了自保的情況下將在場的少年們殺害，長期位居底層的藤乃在那瞬間突然獲得支配他人的權利，那份優越感讓她感到愉悅，同時終於品嚐到疼痛滋味的她也戀上這份感覺。

好痛。

—啊，我是活著的。

為了感受疼痛，藤乃選擇繼續傷害別人，藉由在看到別人痛苦時產生的對於疼痛的共鳴，體會自己仍然活著的事實，這是她因為缺乏生存實感，為了填補空虛而追求的代償行為，由此角色從手無束縛之力的少女走向極端。

書中如此稱呼淺上藤乃：接觸死亡而獲得快感的不適應存在者。

（三）反轉再反轉

藤乃在最後的對決中輸給兩儀式，並從兩儀式口中得知自己樂在其中的東西的真面目，這時的她才了解到自身的罪過，同時闌尾炎引發的胃穿孔也導致這個少女瀕臨死亡，她再度變回那個無助的少女，這時的她完成心靈的反轉，許願著自己想再多活一點、多說些話、多思念一點，想繼續留在這裡，卻連一動也不能動了。

最後當兩儀式再度走到她的面前，告訴她：「會痛的話，就要喊疼」後，藤乃的心靈獲得一絲救贖，式將刀落下的同時她又變回無痛症患者，由此身體和心靈同步，完成了最後的反轉。

藤乃並沒有死，她獲得即時的醫治，雖然雙眼失明且再度遺失感覺，卻比過去更能了解生命的價值以及什麼才是「正常」，而在本書的另一篇章〈未來福音〉中藤乃即阻止了因能看到未來而感到恐懼、試圖自殺的少女，證明最後一次的反轉並沒有讓她回到原點，而是在兩個極端中間獲得平衡，試圖為過去犯下的罪過進行些微的補償。

誠如克里斯多夫·佛格勒所說：「一開始身在極端，或者被帶往極端的角色，在經歷極性反轉的過程中，都會逐漸成熟。」

（四）超我與原我的對立

淺上藤乃在進行殺戮時的形象總是很不協調，她的超我和原我產生強烈的對撞，我們幾乎完全看不到本我的存在，本我在這個角色身上被擠壓到幾近消失，以下舉幾個小說片段說明。

1. 藤乃第一次使用能力殺人後，不良集團內一個人幸運逃脫，為了不讓自己不正常的消息洩漏出去，她認為必須找出對方並確實殺掉，這個事實讓她恐懼，她心想著自己不想再犯下殺人這種惡性，卻沒發現自己因報仇尚未結束而感到高興。

2. 在電視機中看到接受採訪的人說「那群傢伙就算被殺也是理所當然」時喘著氣反駁「這個世上沒有人就算被殺也是當然的」。

3. 第一次遇見兩儀式即發覺對方是個渴望傷害別人的殺人魔，並在心中不停強調「可是我不一樣，我應該和她不一樣，我一次也不曾主動想去殺人」。

4. 一邊不停的說「對不起，但我不得不這麼做」一邊扭斷他人的四肢。

藤乃的行為和心理總是充滿矛盾，她幾乎是用催眠的方式告訴自己「我做的沒有錯，這是沒辦法的」，藉由這樣的方式來壓抑內心的超我，殺戮過程中不停的「對不起」則是超我的掙扎。

三個「我」通常會是以快樂原則的原我出現→道德原則的超我阻止→現實原則的自我調停三個步驟依序出現，但淺上藤乃卻是讓原我和超我同時存在，本我存在的空間幾乎沒有，她只能一邊快樂一邊難受，得不到中間的平衡值，在兩個原則間搖擺不定。

（五）無法獲得拯救的超我

儘管最後藤乃的闌尾炎獲得治療，法律上卻沒有人能制裁她，就算她想選擇自首，一個如此病重的女孩能輕易扭斷男人的四肢這種事情不可能被警方所接受，不會在社會層面被問罪，反倒更讓人痛苦。

某個同樣捲入事件的角色在最後對式說：「淺上藤乃往後活得越是幸福，受到的懲罰就會跟著越是沉重痛苦，自責一直都不會消失，隨時都會不經意地回想起來，因為得不到任何人的原諒，甚至連自己也會無法原諒自己。」

三、極性的兩端 兩儀式

兩儀式是《空之境界》系列篇章的女主角，雖然每個篇章都有各自講述的角色，但主要都會是由她將故事串起。

式的故事主要出現在第二篇章〈殺人考察(前)〉和第七篇章〈殺人考察(後)〉，這有點像是福爾摩斯系列作品主要在於破解謎團，每個故事都有主要事件，但這個篇章主要講述福爾摩斯本身故事的概念一樣。

兩儀這個姓氏來自太極，而兩儀式本身也是一個雙重人格者，式代表太極中的陰面，是女性人格，而在她體內還有另一個名為織的存在，他代表太極中的陰面，屬男性人格。

女性人格的式喜歡獨處，她厭惡卻並非憎恨人類，但或許是因為她容易將想法擺在臉上，同學們在開學後沒多久即遠離了她，這恰巧符合了式的期待，她不想和別人扯上關係，因為一旦讓自己體內另一個人格「織」產生興趣，那麼織就會出現，陽面的織對於感興趣的東西會採取「破壞」的行動，也就是殺人。

式原以為她的高中生活會過得很平靜，沒想到班上一位名為黑桐幹也的男同學總是喜歡靠近她，幹也會向平常人一樣向式打招呼，和她談論今天天氣的話題，甚至跑到她身邊吃午餐，儘管式總是擺出冷漠的表情，對方卻完全不當一回事。

某次終於顯露出人格的織邀請幹也一起出去玩，織告訴幹也「他們」的事。

「應該算是雙重人格吧，我是織，平常的則是式，但我跟式並不是兩個人，兩儀式永遠只有一個，我跟式的差別，大概只在於事物的順序有所不同，我們喜歡的東西順序不一樣。」

「坦白說，我就像是式內心那股像破壞東西的衝動，是她最想發洩的感情，但之前並未出現那樣的對象，因為兩儀式不關心任何人。」

換言之，幹也的不停接近喚醒式的情感，然而式極力想壓抑這份情感，她想遺忘，想把所有感情放逐到潛意識中隱藏起來，不希望自己做出傷害幹也的舉動。

「我這個人格，負責接收式被壓抑的想法，所以，我總是抹殺自己的意志，不斷殺害織所代表的黑暗，自己無數次殺死自己。我剛才才講到，人只能展現本身具有的情感對吧？……我所經歷過的情感，就只有殺人而已。」

「所以啊，黑桐，對式來說，殺人就等於是殺了織，殺掉所有企圖讓織顯露在外的人。式為了保護自己，會不惜殺掉所有妄想打開『式』這個蓋子的人。」

織在變回式前留下最後的警告，他和式一樣不希望殺了幹也，幹也是個活在陽光下的人類，是他們遙不可及的夢想。

到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兩儀式這個角色擁有兩個特性，一個是同時存在的極性，另一個是原我和自我的掙扎，在這個篇章中有個重要的主軸是找不到犯人

的連鎖殺人案，式總是會巧合的出現在現場，並看著眼前的屍體感到興奮，但同時她也努力的讓幹也遠離自己，不希望對方讓對方真的被自己殺害。

兩儀家試圖製造出多重人格，並以切換人格的方式試圖讓一個人獲得「完美」，但這種做法導致相當比例的多重人格者會因人格間的衝突而精神錯亂，或是因承受不了而自殺。兩儀式在織出現的期間記憶變得模糊，她不理解為什麼自己剛好都會出現在事件現場，並開始懷疑自己和家族其他繼承者一樣發狂了，擔心自己的確成了殺人魔。

(在第七篇章時會揭露是有人想將兩儀式變成真正的殺人犯才會故意選擇在兩儀式出現的附近進行殺戮行為，所以式並沒有真正殺害任何人)

讓式吃驚的是就算這樣警告了幹也，他在隔天還是一如既往的過來找她吃午餐，這讓她感到手足無措。

好一個幸福的男人

我只要獨自一人就夠了，可是你卻要妨礙我，黑桐

式不想發瘋，織不想崩壞

如果可以的話，真希望我別抱著過不同生活的幻想，就此活下去

—幹也理所當然的笑著，我明明無法置身於其中啊

某個夜晚，式(自我)終於壓抑不下衝動(原我)，拿著一把匕首開始追殺幹也，當式壓倒幹也後，幹也對她說自己還不想死，而式則幾近絕望的笑著回答對方「我好想殺了你」，最後她的人格切換成織，織跑向馬路，撞向行駛中的車輛。

兩儀織選擇藉由自殺完全抹消自己的人格而淡化式的殺人衝動，幹也成功獲救，但留下來的式在醫院沉睡了兩年以後才甦醒。

式因為在沉睡過程中極度接近死亡，又因本身就是魔術師四大家族的後裔，所以在甦醒後獲得了「直視死亡的魔眼」，她能夠「看到死亡的線條並且斬殺」，在〈痛覺殘留〉中就是因為這樣才能對抗藤乃扭曲事物的能力，當時她對藤乃說「萬物都有其破綻，不用提人類，包含大氣、意志甚至連時間都有，既然有開始，當然也就有結束。我的眼睛『看』的到萬物之死，跟妳一樣是特製的。所以，只要是活著的東西，就算是神我也殺給妳看。」，也是因為這個能力，她才能在最後殺掉藤乃腹中的闌尾炎讓她活下來。

另外，日文中，女性自稱時會用私(watashi)，而男性則使用俺(ore)，式和織在出現時也一樣分別會用私和俺來自稱，但自從織自殺後的篇章，式為了填補內心的空虛，經常做出男性化舉動，並開始自稱「俺」，這也符合克里斯多

夫.佛格勒在書中提過的「運用極性激化內心交戰」,兩儀本身就是個體之間的對立,而在達到平衡前她勢必需要經過一番內心的交戰,才能成功達到平衡。

四、小結

極性的確是推動一個故事的好方法,無論在什麼樣的狀態下,只要有魅力的角色展開對立的情節,不論是自身的對立還是不同角色的對立,他們總能讓觀眾興奮不已。

同時也如佛格勒所說的,儘管觀眾熱愛涇渭分明的故事,其實他們更喜歡雙方反差和矛盾不太明顯的故事,因為這樣能讓故事本身和角色更加貼近現實,即使以奇幻世界為主軸的故事也一樣。〈痛覺殘留〉中的藤乃就是一個讓人心疼卻又不忍直視的角色,她矛盾、殘忍卻又無助,不知道自己在犯罪,而在得知事實後又感到極度痛苦,這讓觀眾產生強烈的憐憫,不忍責備,卻也為了部分無辜喪失性命的人感到惋惜。

我特別喜歡這本書中的一個名叫「起源」的設定,起源指的是一個人的由來,它決定了一個人的屬性為何,在作品中作者曾經借某個角色的口解釋過「如果有前世的話,那之前應該就還有前世吧?前世不是人,再前世甚至連東西都不是,但存在之線還是會一直延續下去。你這個靈魂的原點,創造你這個存在的場所,確實存在。」

例如篇章〈忘卻錄音〉中的黑桐鮮花起源為「禁忌」,和這最明顯的行為是她愛上了自己的親哥哥;〈殺人考察(後)〉中白純裡緒起源是「進食」,他在故事的最後成了一個變態食人魔;〈矛盾螺旋〉中胭條巴起源是「無價值」,他發現自己在過去早已死亡,現在行動著的自己是某個魔術師為了實驗製造出來的傀儡,並且在他生前幾乎做什麼都失敗、不成功。

總而言之,在寫這篇作業時不僅更深入的了解了一些理論,也更明白作者想要傳達的意義,這次的研究讓我收穫諸多,感謝這次的機會。

五、參考資料

1. 鄭翠婷(譯)(2010)。《空之境界》。台北市：尖端。(奈須蘑菇,1998)
2. 小船井充(導演),平松正樹(編劇)。(2008)。UFOTABLE:〈痛覺殘留〉
3. 平松正樹(編劇),野中卓也(導演)。(2007)。UFOTABLE:〈殺人考察 (前)〉
4. 蔡鵬如(譯)(2013)。《作家之路:從英雄的旅程學習說一個好故事》(全譯本)。台北市:商周出版(Christopher Vogler,2007)

牠他媽的就一直坐在那——胡遷《大裂》改編電影 《大象席地而坐》

一、作者、原著和電影介紹

導演、作者介紹：胡波，筆名胡遷，中國大陸導演、編劇及作家，出版作品有《牛蛙》、《大裂》、《遠處的拉莫》和電影《大象席地而坐》。

小說簡介：小說的主角並沒有給出確切名字，從頭到尾只有出現「我」而已，在故事中，我因為被心儀的女孩拒絕而上了好友妻子的床，當天好友原是要出差的，卻因為發現皮鞋不對返家，發現了這個外遇的事實，接著從窗戶一躍而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我」說其實我們都不是那麼喜歡那個女人，他不是很有意老婆，而我只是因為沒追求上喜愛的女人所以才去找她的。

後來我得知喜愛的女人在台北，就跟上了。

在「我」的死纏爛打下，兩人總算見面，但其實並不是那麼愉快，最後「我」問女人要不要一起去花蓮看大象，這頭永遠坐在原地的大象的存在是死掉的朋友告訴我的，女人拒絕了，當這次離開的時候，女人知道自己終於擺脫「我」了。

「我」一個人往花蓮去，最後到了動物園，看到了大象。

大象壓根不是大家傳的那樣，動也不動，成天坐在那，牠只是腳斷了，所以離不開原地罷了。

電影簡介：電影的敘事線較多條，這邊大致分四條做簡單介紹。

男學生韋布：韋布是一個不受家人喜愛的孩子，一天他在學校為了替被冤枉的朋友出氣，失手將學校的惡霸于帥推下樓梯，于帥的哥哥于城是個有背景的惡霸，大家都說于城能輕易的把自己弄死，於是韋布開始了他的小逃亡。一天他得知朋友其實沒被冤枉，自己就像個傻子般替他亂出頭，還堅持著對方不會說謊，又在路邊看到自己喜歡的女孩黃玲竟然還副主任有染，絕望中走到他們在地方貼下「你完了」的紙條後，決定離開這裡，搭火車前往滿洲看一頭聽說永遠坐在原地的大象。然而他卻被黃牛給騙了，甚至後來發現黃牛居然是于城的手下，被扣押住，于城來後說弟弟于帥死了，韋布則回他「我還能怎麼辦」。因為這句話，于城放走了韋布，並讓手下去幫韋布買車票。韋布在車

站遇到黃玲和帶著孫女的老人王金，但火車停駛了。他們最後決定搭其他交通車去滿洲，最後在一片空曠的地方聽到遠方傳來大象的叫聲。

女學生黃玲：黃玲生於單身家庭，母親總對她冷嘲熱諷，講出來的話也不好聽，她唯一的溫暖來源是已有家室的學校副主任，副主任對她很好，在他身邊黃玲覺得很舒服。沒想到某天她在外面和副主任吃飯時被人看到並貼上便條，學校的群組更是流出她和副主任在一起的親密影片，副主任對此崩潰了，他對著黃玲大吼，叫她拿著自己的東西滾，回家後更有找上門來的副主任妻子和不再為自己說話的副主任，甚至母親也沒有站在自己身邊，黃玲拿起了球棒，朝副主任和妻子兩人頭上狠狠砸下後決定離開去看韋布曾邀她去看的的大象，並在車站碰到韋布和老人，最後一塊踏上旅程。

小說中的「我」，于城：于城和小說的故事是一樣的，但多了更多描述和補完，例如他多了一個完整的家庭，電影中出現了父親母親及弟弟，但這些同樣沒給他任何「愛」，父母罵他沒用、弟弟死亡、朋友自殺、喜歡的女人拒絕他、手下看到別人有槍就拋下中彈的他逃走，最後他沒有看到大象，但也變成了大象，哪都去不了了。

老人王金：王金的家人一直希望他能搬去養老院住，名義上是為他好，實則是覬覦他名下的房產，王金則以養老院不給養狗而屢次拒絕。一天他的狗被路上其他狗給咬死了，這讓對人生感到無奈的王金終於下定決心離開，他偷偷拐走可愛的孫女，決定去自己年輕時當兵的地方，並碰上了韋布和黃玲。三人都往同一個目的地前進，他們想去看大象，去看那隻席地而坐的大象，去尋找救贖。

二、電影的改編技巧和呈現

這次的《大象席地而坐》，不得不說是被驚艷的。就原小說的短篇幅來看，這大約會是個 10 分鐘左右的短片，但是最終呈現在眼前的卻是沉悶的四小時，就算看完了還是沒能很清楚的理解這是怎麼辦到的。

就改編來說，小說主角大致上可說只有一個，那就是「我」；而電影拓展了整個故事，除了原先的我(于城)外，增加了另外三位主角，分別是男學生韋布、女學生黃玲和老人王金；但即便多了三條敘事線，主旨好像還是圍繞在小說中的那個關於大象的故事中：「你知道滿洲里嗎？滿洲里的動物園裡有一頭大象，牠他媽的就一直坐在那，可能有人老拿叉子扎牠，也可能牠就喜歡坐在那，然後所有人就跑過去，抱著欄杆看，但有人扔什麼吃的過去，牠也不理。」

所有這個故事(電影)裡的人身邊充斥的都是不安，對於自身存在和意義的不安。

在電影裡可以看到當于城面對傷害了自己弟弟的韋布的時候，導演給了很多他「看」的鏡頭，看著對方，但是不說話。通常一般電影出現這個舉動會有以下原因：

A、給人壓迫感

B、意味深長，可供分析（例如《霸王別姬》中菊仙在上吊前回頭望蝶衣的那一眼）

硬要分類的話，或許可以將于城的「看」歸類於意味深長這一類，但不同的是這個分析結果可能只會得到「狗屎」的結論。于城或許是感覺到，眼前的這個人和自己一樣，表現的瀟灑，表現的無所畏懼，但本質上他們都是垃圾，或者說韋布會變成垃圾，他們都不懂得自己存活的意義，成天在這個城市裡打滾，姑且的活著，卻不清楚自己活著要做什麼，沒有目標，沒有理想，也沒有希望。

所以他在最後得知弟弟因韋布而死的時候卻因為一句「我還能怎麼辦」放走了對方，在被槍擊中時沒有畏懼，像瘋子一樣的笑，而原著小說中的于城到了動物園裡，看到那隻大象原來是腳斷了，才沒離開原地。

這兩個結尾看似不同，但我覺得實則是互補，作者只是在電影和小說中用不同方式呈現了一樣的意義。

1. 腳：大象是因為腳斷了才會留在原地，而于城被槍打重腳。電影沒有演出于城的後來，不清楚他的死亡，但他和大象一樣都只能在原地了。

2. 笑：如上所述，于城不清楚自己活著的目的，他做任何事都是沒目的的，包括尋人幫弟弟報仇，那只是出於不清楚自己要做什麼，只好按該有的程序來走所得出的結果而已。或許他所做唯一具有目的性的行為就是去找那個他喜歡的女孩，這是他唯一憑著自身願望的行動，但是被拒絕了，所以當他最後中彈時，他像個瘋子一樣的笑，因為最後他一點也不成功，他沒做到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死因可能還是因為自己毫不在意的弟弟。對照小說中于城最後說自己想抱著大象哭，但大象卻踩了他一腳是一樣的，小說中于城的哭就是電影中于城的笑，大象踩他就是電影裡的被子彈打重，只是畫面感不同罷了。

延伸：韋布的離開：我把于城對待韋布解釋為他看向另一個自己，所以韋布的離開可能或多或少帶給了于城一點救贖，起碼另一個自己走了，儘管他也是去看那個一直在原地的大象的。

其次，小說雖短但不難發現整體氣氛是沉悶的，這點在電影上同樣用不同技巧呈現出來了。長達四小時的影片中，天空沒有放晴過，太陽並不存在這些人所處的世界，甚至連藍天也沒有，唯一有的說是白雲也不對，應該算得上是灰色的天空吧。此外還有，只要是室內所有場景都不會開燈，這些陰暗在在都顯示了角色們的內心，他們絕望，所以他們的世界也沒有光彩存在。鏡頭表現上，不管是節奏緩慢、停頓長還是多背影，也都可認為是表現對未來的不知所

措，因為沒事可做所以時間流逝的特別慢，因為對未來的描繪模糊所以只能看到背影而瞧不見正臉。

（老實說每次特寫畫面一拍到角色走路的背影，鏡頭和肩膀晃呀晃的時候我都覺得十分的不舒服，一開始還行，後來實在忍不住，所以在房間翻出了一顆喉糖含進去後才坐回位置上按下繼續播放鍵。）

另外，想談談電影新增的角色韋布如果沒有失手害死于城的弟弟？

我覺得其實不會有太大差異，或者說可能會更糟。不難發現韋布並不受家人的喜愛，父親恨不得他立即滾出自己的視線，而唯一疼愛自己的奶奶陳屍家中多日沒人發現，韋布其實本來就已經沒有容身之處了。失手殺了人，他反而獲得了一個出走的機會，身邊還有三個人陪伴。無論是奶奶注定的死，還是于帥意外的死，電影中的死似乎都是那麼簡單的輕易出現，在別的故事裡，幸福有多麼容易，在他們的故事裡，死亡就有多麼簡單。如同現在在網路隨手一查關於胡波，會看到這樣的評論：「透過他秀異的運鏡及光影調度能力，我們能看見暴力成形，彷彿野獸一般地撲向表面平靜的生活、毀棄所有。」

暴力這兩字我覺得用的很好，其實整個電影並沒有值得令人眼睛一亮的特定畫面，不像好萊塢電影會有絢麗的爆炸或打鬥畫面，不像宮廷戲會有華美的服飾，也不像其他寫實片會來個沉重的死亡或絕望，畢竟這部片從一開始就是絕望和死亡的集合體了，暴力在日常中形成，然後緩慢的撕碎日常，它是一秒鐘一秒鐘慢慢的在撕，所以當生活已經被徹底撕碎的時候，看起來還是和平常一樣，普通，且平靜。

這也是整個電影的氛圍，這個世界是暴力的，但也是平靜的。

劇中的副主任和黃玲地下戀被發現時他大吼著：「為什麼大家都這麼邪惡，為什麼？」

電影中沒有人給他回答，但我覺得作者其實給了，他曾說寫作是直面生活最有力的方式，以抵抗世界的灰暗。

「這個世界為什麼這麼邪惡？」

「那這個世界憑什麼要對你溫柔？」

他是這樣，所以他寫的角色也只能是這樣，沒有人會幫他面對，也不會給他溫柔，所以只能自己找到方式抵抗。

三、總結

每個人的世界都不同，這是理所當然的事，這和小說以及電影一樣，有的看上去黯淡無光，有的卻洋溢著尋找愛和幸福的美好氛圍。在序裡黃麗群提到他在和胡波見面時曾問「為什麼你會寫這樣的小說啊……」，問完後自己馬上就後悔了。人本來就不是看上去那個樣子，長得再溫和無害，也可能是個寫滿傷害之書的人。

「人活著是不會好的，會一直痛苦，一直痛苦，從出生的時候開始一直痛苦。以為換了個地方會好的，好個屁呀，會在新的地方痛苦，沒有人明白它是怎麼存在的。」

電影裡有這麼一段話，我覺得這不僅是作品中一個角色對另一個角色說的話，也是作者對自己人生的回應。胡波在最後選擇用自殺來捍衛自己的電影，這其實未必是一種勇氣，但也未必不是一種幸福，他選擇了當于城而不是韋布，所以離開。

最後想補充一點，一般電影在拍攝絕望時所用的幾乎都是激烈的，爆炸、血、自殺、動亂，配上角色絕望或不顧一切的表情來營造氛圍；而在《大象席地而坐》中，角色們卻幾乎「沒有表情」，淡然、看破、掙扎，胡遷用另一種方式呈現了絕望，搭配有點煙霧瀰漫的環境，我們可以看到電影中很多走路的畫面，但似乎無論走到哪裡，都沒有出路，這是一種迷茫感，也是電影一個十分成功的塑造。

四、參考資料

1. 《大象席地而坐》，胡波導演，章宇、彭昱暢、王玉雯、李從喜等主演，繁盛映畫有限公司，2019 年
2. 胡遷：《大裂》，台灣，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

當凡人與世界為敵——談韓江《少年來了》

目錄

一、就決定從這個故事開始說起·····	3
二、一條連接永恆的線·····	12
三、你願意成為英雄嗎？·····	14
四、來不及癒合的傷口·····	15
五、埋藏在骨頭裡的天使與惡魔·····	17
六、在這樣一個下午·····	21

一、就決定從這個故事開始說起

1. 東浩

(一)對生命的疑惑

東浩在尚武館一邊幫忙紀錄資料一邊找尋朋友正戴，這段期間內他看到的不是激昂熱血的英雄，而是一具又一具被任意宰殺，毫無還手之力的屍體，而在惡臭之中為他們點上一根根蠟燭成了最後一點點微小的光明。

「人死後靈魂會到哪裡去？會在自己身邊停留多久？」¹

我們在觀看往生者時，其靈魂會不會也在一旁看著他們自己的面孔呢？²

擺放在尚武館裡的那些人，他們的靈魂會不會也像鳥一樣早已飛走？飽受驚嚇的那些鳥兒都飛去哪裡了？³

生命是珍貴的嗎？

靈魂是自由的嗎？

這個問題東浩並沒有得到答案，他只能堅持留在尚武館，每天看著新的遺體被送進來，然後等著放話說要把所有人槍斃的軍人到來。

最後他成了和自己的紀錄一樣的存在，那些不明不白，連投降資格都沒有的人。

(二)對國家暴力的質疑

「最令你不解的，是入棺之後舉行的簡略追悼會上，家屬要唱國歌這件事。而且棺材上鋪蓋國旗、用繩子層層網綁，也是件怪異的事情。究竟為何要為遭到國軍殺害的老百姓唱國歌？為何要用國旗來覆蓋棺材？彷彿害死這些人的主謀並非國家一樣。」⁴

「那天下午剛好有多具遺體已確認完身分，走廊上到處都在舉行入棺儀式，啜泣聲夾雜著輪唱國歌的聲音，樂曲小節與小節

¹ 《少年來了》，頁 15

² 《少年來了》，頁 16

³ 《少年來了》，頁 27

⁴ 《少年來了》，頁 21

重疊時形成了不協調的和音，你用心聆聽，彷彿只要這樣靜靜聽著，就能悟出『何謂』國家一樣。」⁵

當敵人是國家的時候，人類顯得多麼渺小。

小說中的東浩充滿疑惑：正戴在哪裡呢？往生的靈魂會去哪裡？國家又是什麼？

而他所有疑惑的根本都來自軍人們的屠刀，來自國家對人民施展的暴力，沒有這些不合理的鎮壓的話，他就還是那個忙著準備期中考的學生。

恩淑姐說怎麼能當那些人是國家呢？

然而東浩依舊不能明白，那些軍人是「國軍」，而「國家」並沒有出面保護他們，那唱國歌的意義又會是什麼？

他們想守住的不正是國家想奪走的嗎。

(三)用冒險贖罪

「你不僅看見他，還親眼目睹他被槍射中腰部。不，正確來說應該是你和正戴從一開始就攜手走向最前線，當大家聽見震耳欲聾的槍響後，所有人便開始向後奔跑。……當槍聲再度傳來時，你顧不得跌倒在地正戴，只能不停奔跑。」⁶

「我絕不會原諒任何人，包括我自己。」⁷

東浩以尋找朋友正戴的名義走進尚武館，然而他其實是知道的，正戴早在那天就不在了。

他守在尚武館，即便聽到那些可怕軍人即將到來也不願離去；他希望能跪在正美姐的面前，任由她打罵，再和她一起去找正戴；又想著自己絕對不會原諒任何人。

我認為東浩是帶著對正戴的愧疚感留下來的，當初的自己拋下正戴，這次自己不可以再拋下其他人、拋下那具有點像正美姐的遺體。

他用冒險來贖罪，祭奠那對自己曾抱有異樣情愫和被拋下的姐弟。

⁵ 《少年來了》，頁 21

⁶ 《少年來了》，頁 36

⁷ 《少年來了》，頁 51

2. 正戴

我就像受到磁鐵緊緊吸附般，無法離開我的軀體，視線也離不開自己那張蒼白如紙的臉。⁸

在黑色氣息一章中正戴的處境給了東浩一個問題的解答，人死後靈魂會停留在軀體身邊，而不是得到自由。他們依舊是一群無能為力的靈魂，無法交談、離不開軀體，什麼都做不到，只能看著自己的屍體一天比一天腐爛。

我想要看看他們的臉，想飄蕩在那些人沉睡中的眼皮上，想闖進他們的夢裡，想一整晚在他們的額頭、眼皮間徘徊飄蕩，直到他們在噩夢中看見我那流血的雙眼，直到他們聽見我的聲音，到底為什麼要對我開槍、為什麼要殺我。⁹

正戴這麼想著，但他根本沒有能力辦到，只能看著那些人將汽油倒在自己身上，燃燒殆盡。

可笑的是在再一次被傷害後，靈魂終於獲得自由，卻沒有得到神話傳說中的力量。

去找姐姐吧。 但姐姐在哪裡呢？

去找那些殺死我的人好了。 但他們在哪裡呢？

去找你吧。¹⁰

正戴還是只能做自己生前辦得到的事，所有不確定並沒有因此得到解釋，神奇的力量也沒有發生。

我發現自己哪兒都去不了了。¹¹

但原來連上一刻以為的自由都是錯覺，溫暖的拂曉對他而言是巨大的冰塊，當聯繫現世的肉體消融後，所有殘存的靈魂只能靜默等待消亡的到來。

⁸ 《少年來了》，頁 57

⁹ 《少年來了》，頁 66

¹⁰ 《少年來了》，頁 71

¹¹ 《少年來了》，頁 73

3. 恩淑

當年在尚武館的恩淑曾對東浩說「怎麼能當那些人是國家呢？」

最後東浩死了，她卻活了下來。

從此她再也不能吃肉，帶著愧疚和後悔活著。

她默默嚼著米飯，心裡想著其實吃這件事情滿丟臉的。她在熟悉的恥辱感裡想著那些死者，他們應該都不會再感到飢餓了吧，因為人生都化為烏有了；但是對她來說，因為還有未完的人生，所以會感到飢餓。過去五年來不斷折磨她的其實正是這一點：還會感到飢餓且面對食物會有食慾。¹²

她最害怕的，應該是只有自己一個人存活下來這件事。¹³

在噴水池慶祝般的噴著水時，恩淑不停打電話到道廳民眾服務室去。

自己的存活是值得被慶祝的嗎？

而事發數年後的她在出版社擔任編輯的工作，某天因接觸的譯者是名通緝犯而被狠狠賞了七記耳光。

在言論審查實施的背景下，這份稿件大多數頁面直接被滾筒漆成黑色，幾乎是作廢了。

接下來的段落被檢閱組刪減過，所以沒能完整呈現在書裡：那麼，我們該思考的問題是：人類究竟是什麼？為了讓人類不要成為什麼，我們又該做些什麼？¹⁴

她不相信人類了。不論任何表情、真相、天花亂墜的字句，都不再令她深信不疑。她領悟到，自己只能在不斷的質疑與冰冷的提問中存活下來。¹⁵

儘管如此，公演依舊照常舉行，演員們用無聲的口語道出所有被查禁的台詞，就像那年那些被禁止談起的暴力一樣、就像不知該如何說起的絕望一樣。

她嘗試忘掉那七個巴掌，卻知道自己是辦不到的，疼痛可以消失，卻不可能遺忘。

¹² 《少年來了》，頁 97

¹³ 《少年來了》，頁 99

¹⁴ 《少年來了》，頁 108

¹⁵ 《少年來了》，頁 108

在你死後，我沒能為你舉行葬禮，導致我的人生成了一場葬
禮。¹⁶

恩淑沒有擦掉眼裡的淚水，只是目不轉睛的看著舞台上的男孩，想著絕對不可能忘掉的東浩，然後繼續活在這個得不到救贖、充滿壓抑的世界。

¹⁶ 《少年來了》，頁 116

4. 我/振秀

振秀的故事主要以一位不知名的「我」道出。

在牢房裡那一個多小時的絕望沉默，是我們生而為人能夠堅守的僅剩尊嚴。¹⁷

一開始被抓走時，人們還能想著堅守自己的尊嚴，但當飢餓、屈辱、疼痛與恐懼態度全數降臨後，究竟還有什麼是剩下的？

他和我一樣早已變成一隻野獸，用那雙冰冷空洞的眼睛，默默看著正在惡狠狠盯著他咀嚼蠕動的雙唇、深怕他會把豆芽菜全吃光的我。¹⁸

在他們被抓走前，金振秀告訴一名男孩要是情況不對就要投降，說「他們應該不會殺害舉手投降的孩子」，事實卻是參加過越戰的軍官一邊踩著他的背一邊對舉起雙手排成一排的五名孩子進行掃射，而自己只能絕望的任由一切發生。

孩子們就這樣毫無抵抗、以他曾教導過的方式死去，就像是被自己的天真殺死一樣。

又因為外型較為陰柔的緣故，聽說振秀是當初受更多酷刑的人。

他們也曾將他的褲子脫光、雙手綁在身後，拖到禁閉室前的草地，讓他趴在地上。在那三小時裡，黑蟻爬滿了他的身體，咬他的胯下。¹⁹

後來，出獄的振秀夢魘不斷，最後選擇自殺。

其他當初入過獄的人也一樣，有人不停的自殘且每晚都得把安眠藥泡酒入肚才能睡著，最後進了精神病院，也有人和振秀一樣選擇自殺。

所以說，人類的本質其實是殘忍的，是嗎？我們的經歷並不稀奇，是嗎？我們只是活在有尊嚴的錯覺裡，隨時都有可能變成一文不值的東西，變成蟲子、野獸、膿瘡、屍水、肉塊，是嗎？羞辱、迫害、謀殺，那些都是歷史早已證明的人類本質，對吧？²⁰

¹⁷ 《少年來了》，頁 119

¹⁸ 《少年來了》，頁 121

¹⁹ 《少年來了》，頁 123

²⁰ 《少年來了》，頁 149

「我」這麼提問著，他知道那些黑暗的記憶不會隨時間的流逝而褪色，反而是除了這些痛苦記憶以外的所有回憶都會麻木，最後世界會越來越黑暗，而自己也可能和振秀一樣自殺。

這些痛苦記憶根本於人類最殘忍的本質，當他們想守護的尊嚴如同玩物般被踐踏在腳底時，所謂救贖就不可能降臨了。

我沒有忘記每天與我見面的都是人類的事實，包括現在在聽我述說這一切的先生您也是，我自己也是。²¹

「我正在奮鬥，無時無刻不在與自己奮鬥，與還活著的自己、與沒死掉的羞恥感奮鬥，與我是人類的事實奮鬥，與唯有死亡才能讓我解脫的想法奮鬥。」²²

當初的他們為了良心而堅持，著迷於自己成為完全潔淨善良的存在，卻遭到毫無良心可言的刑求，即便出獄後傷痕也無法癒合，過往的經歷不停折磨自己，最後只能等待死亡帶給自己解脫。

十天的抗爭並沒有帶來希望，而是永生的絕望，內心的良知也沒有閃閃發光，活著成了一場地獄。

²¹ 《少年來了》，頁 150

²² 《少年來了》，頁 151

5. 善珠

比起故事中的其他人，善珠的內心掙扎似乎更為複雜。

她的痛不僅是從那年的事件開始，而是更久更久以前，當她還是一個工會女成員時，被警察踢到腸道破裂開始。

長期處於被剝削的勞工處境，入獄後又因曾當過女工而被編織了「赤婊子」的故事，接受凌虐至下體出血，直到失去意識他們才住手。

「妳是這個團體所有工作人員中年紀最大的，基本上所有晚輩都覺得妳難以親近，因為妳總是埋首工作，不常與人交談。」²³

出獄後的善珠選擇封閉自己，她埋首工作麻痺自我，只為不再回憶起那些痛苦的記憶。

「居然說天父會赦免我的罪，就如同我赦免他們的罪一樣，可惜我不赦免任何人，也不接受赦免。」²⁴

她連主禱文都沒辦法唸到最後一頁，不相信神靈的存在，也不想觸碰任何相關的回憶。

然而那個姓尹的不停的向自己尋求協助，希望得到事件當事人的資料，經過拒絕再拒絕後，對方仍沒有放棄。

把那些沉默、乾咳、猶豫，以及生硬或軟弱的單字拼湊起來，最後會完成一段什麼樣的內容呢？²⁵

善珠回想起當年恩淑與東浩的對話，男孩對用國旗包裹屍體和唱國歌感到疑惑。

如果是現在的妳，會怎麼回答他那些問題呢？他們只是試圖用國旗這種布來包裹，因為我們不可以是被他們屠殺的肉塊，所以才會積極地哀悼、唱國歌。²⁶

其實那時起他們就在逃避了，逃避這個不會對自己伸出援手的世界，假裝自己背後還有「國家」的存在。

再更深入的回到自己所面臨過的處境，究竟該如何按下那個錄音鍵？

²³ 《少年來了》，頁 167

²⁴ 《少年來了》，頁 170

²⁵ 《少年來了》，頁 172

²⁶ 《少年來了》，頁 196

有人拿一把三十公分的木尺不斷往妳的子宮裡來回鑽數十次，
說得出口嗎？有人用步槍的槍托肆意妄為地撐開妳的子宮入
口，說得出口嗎？下體出血持續了兩年時間，血凝塊堵塞輸卵
管使醫生宣告妳終身不孕，說得出口嗎？²⁷

所有經歷都是那麼不堪回首，身體被侮辱到連自己都厭惡，就連做惡夢時都有更加可怕的現實在等待著自己，封閉、逃離一切溫暖只是為了建立一個安全的角落，想存活下去罷了。

沒有方法可以回到那年夏天之前，而最終善珠鼓起勇氣，她知道這是自己的責任，也知道到了星期一早上，她就會把錄音帶寄回去給那個姓尹的。

聖熙姊說過：「不能放任他們稱我們是犧牲者。」²⁸

6. 東浩母親

在前面的篇章中，恩淑守護了和東浩很像的劇本、無名的我對人類的本質產生質疑、善珠在二十年後終於願意嘗試往前看，而東浩的母親則似乎永遠活在悔恨之中。

要是繼續耗在那裡，可能連身邊這個兒子都會失去，所以我才會那樣說。

我就那樣永遠失去了你。²⁹

當初的她害怕一次失去兩個兒子，於是告訴自己東浩會乖乖回家，這個選擇幾乎是親手放棄了東浩，也為未來的日子抹上重重的陰暗。

春天一到，我一如往常地開始瘋瘋癲癲，夏天則疲憊不堪、有氣無力，秋天時終於能好好喘口氣，到了冬天，則把自己徹底凍結成冰，心臟和骨子裡都一片冰涼，再也流不出一滴汗水。³⁰

充斥在整個篇章中幾乎都是東浩媽媽想對東浩說的話，無論是對他的思念、還是為了彌補那晚的懊悔而參加的各種受害者家屬活動。

²⁷ 《少年來了》，頁 188

²⁸ 《少年來了》，頁 198

²⁹ 《少年來了》，頁 209

³⁰ 《少年來了》，頁 215

這些受害者家屬一次又一次的聚在一起，在面對那個宛如魔鬼的金斗煥時像瘋了一樣撕心裂肺，極力進行抗爭，就像當年自己沒有成功挽回的孩子們一樣。

所有人被抓進鎮暴巴士裡載走時，那些畜牲居然把我們一個一個隨意丟在偏僻荒涼的國道上，每行駛一段距離就丟下一人，就這樣拆散所有人。

我沿著搞不清楚方向的小徑走了又走，走到我們再度重逢，撫摸彼此的背，走到能夠再次注視著彼此冷到發紫的嘴唇為止。³¹

儘管他們受到的待遇比起東浩和其他人輕多了，沒有被子彈射穿身體、沒有被強暴、也沒有被丟進牢裡和人分食臭酸的豆芽菜，卻也同樣深受罪惡與後悔的折磨，找不到溫暖的陽光。

此外，這章也直接寫出了東浩全家被留下來之後的樣子。

母親像瘋子一樣在街上尋找不存在的東浩、走剛鋪好的柏油路取暖；兩個哥哥大吵一架，整整二十五年沒有來往；二哥更是最先滿頭白髮，拱肩駝背，比親友們看起來都更加老樣。

尾段以東浩小時候對母親說過的話為總結

「媽媽，那邊有陽光的地方還開了好多花欸，為什麼要往暗暗的地方，往那邊走，往那花開的地方。」³²

而這究竟昭示著即將走出傷痛、重回陽光，還是永遠待過去的溫暖回憶裡，就要看所有在光州事件中殘存下來的受害者自己了。

³¹ 《少年來了》，頁 214

³² 《少年來了》，頁 217

二、一條連接永恆的線

「這本書不是為我個人而寫的，我想將這本書獻給我的感覺、存在，以及在光州民眾抗爭中不幸身亡者、倖存者，還有罹難者家屬。……我什麼事也沒做，只是寫了一本書而已。」

首先，儘管這是一本書寫歷史事件的小說，出發點卻和過去其他相同題材的書籍不同，裡面沒有勇敢的計程車司機、沒有涉險報導的記者、也沒有領頭抗議壯烈犧牲的大學生，英雄並不存在，我們能看到的僅有小人物面對傷害時的無助、悲傷、絕望和愧疚。

韓江以東浩為首將整部作品連結在一起，再用不同的視角和時間，不論男女、不論事發當下或十年二十年後，故事都在持續著。

東浩：首章以東浩的故事開頭，講述一個單純少年如何進入和事件最相關的地點「尚武館」，最後由老人尋找孫女的屍體，引出自己丟下朋友正戴的愧疚感。

東浩丟下的正戴：次章接續正戴的故事，以一個死去的幽靈視角來看待軍隊的殘忍，並反襯出作為直接被害人的無助。

守護彷彿東浩的舞台劇：第三章將時間延伸到事件結束後，成功從尚武館倖存下來的女子再也無法相信人類，而面對掌權者實施言論審查，她以七個巴掌的代價換取了舞台劇的演出。儘管部分的臺詞被消音，她仍知道內容是什麼，因為那正是當年死去的東浩的倒影，也是自己的倒影。

看著東浩死去的人：第四章將時間一口氣拉到十年後，這次以一個不知名的「我」來講述自己和另一位男性受害者在牢中以及出獄後的故事，告訴讀者所有迫害並不在事件結束後立即消失，難以復原的創傷和痛苦將持續折磨當事人，沒有終點，難以得到救贖。同時，雖然金振秀只有一個，但無名的「我」卻有無數個，這並不是兩個人的故事，而是無數人的共同回憶。

和正戴姐姐曾相遇、且目睹東浩死亡照片的人：第五章繼續將時間延後，二十年過去了，當初同樣留在尚武館並被帶回去慘遭強暴的女子依然忘不掉過去，選擇封閉自己。作者從一開始的三十分鐘到最後每十分鐘為一個單位，越來越緊湊的時間引發出越來越令人窒息的記憶，最後女子成功打破這麼多年來的枷鎖，儘管傷痛並未癒合，但記憶不再只是夜晚裡的惡夢，而是終於能親口說出來的面對。

東浩的母親：第六章回到東浩家人身上，些微錯亂的敘事時間和方式，映出痛失孩子的母親在事後的崩潰，同時探討了除了受害者本身以外，被他們留下的家屬又該如何面對未來。故事以東浩小時候問的「為什麼不往花開的地方走」結尾，彷彿想要引導人們往光明前進。至於又有多少人能成功走過去，就是另一個挑戰了。

作者與東浩：終章回到現實，談起作者如何接觸這些故事，以及東浩這個角色的雛形從何而來，同時帶出作者的感受，並以旁觀者的角度觀看這段歷史的殘忍。

在這樣一篇不算長的小說中，作者幾乎談到了光州事件影響到的所有面向，被殺的人、逃走的人、被刑求的男和女、還有亡者親屬以及作者本身，除了能讓讀者看到光州事件的另一面外，也大大考驗了一個小說家的寫作能力。

米蘭·昆德拉曾說過：「一個小說家最深的意圖並不在於一個歷史狀況的描寫。對他來說，沒有比讀者在他的小說中尋找對一個政治制度的批評來得更糟的。吸引小說家的是人，是人的謎，和他在無法預期的狀態下的行為，直到存在迄今未知的面向浮現出來。」

的確，在整部小說中我們完全沒有看到作者對政府的批評，只有對人性的懷疑以及為何人們面對困難仍持續行動。

如同韓江自己所說的：「我並不是要書寫歷史教訓，我只是想讓人感同身受・理解那些被殺害的人・以及那些倖存下來並遭受光州事件後遺症的人。」

三、你願意成為英雄嗎？

「把他們當成犧牲者是我的誤會，因為他們打從一開始就不想要成為犧牲者，所以才會選擇留守在那裡。」³³

我們習慣把曾經參與抗戰的人們稱為英雄，讚揚並歌頌他們的所作所為，然而很少有人想到，英雄或許從來就不想當這個角色。

一切行動是根本於不想當「犧牲者」，而不是想成為「英雄」。

我們在觀看這類型角色時，不免保持著敬佩的心情，感嘆於他們居然能勇敢的站出來面對，但我們更應該想想，當時的情況究竟有多麼可怕，才能讓如自己一樣的平凡人放棄躲避危難，只因再不站出來，就什麼都沒有了

也正因為只是平民，他們站出來的結果不是改變世界，而是走向死亡

他們不是英雄，而是平民、因為不想當犧牲者，所以成為行動者，僅此而已。

一旦被套上英雄的稱號，某方面來說就是把一個人再度和事件綁在一起，連逃避或想躲到角落慢慢自我修復的機會也被奪走。對觀看者來說英雄們是一道光，但對當事人來說那只是無法掙脫的枷鎖，光的背面是陰影，人們看到光，而被稱為英雄的受害者們只剩下殘留的黑暗。

在小說中也能看到，有些人並不是真的想要站出來，他們以為自己其實不會死，也有人只是受良心的驅動，在那瞬間自己彷彿成了潔淨無瑕的東西，就算死也無憾，而這份心情但在面對子彈時卻瞬間被擊碎，只能奮力奔逃。

我認為《少年來了》最出色的一個點就在於完全撇除了這份「英雄」的形象，故事中的所有都是如此平凡，他們以普通人的身份遭遇了事件的殘忍，沒有人來拯救，也沒有人對他們的行為進行歌頌。我們看到的再也不是如電影《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裡涉險帶來光明的司機和記者，而是結束後依舊不為

³³ 《少年來了》，頁 241

人知、活在黑暗中的其他人，它清楚的讓我們知道光州事件不僅是十天的抗爭和暴動，而是永難癒合的傷痛。

四、來不及癒合的傷口

「那段經歷就像是一場核災，」我閱讀著遭到嚴刑拷打的生還者訪談內容，

「附著在骨頭與肌肉裡的放射性物質，存留在我們的體內數十年，並且讓我們的染色體變形，將細胞變成癌症來攻擊我們的性命，

就算死掉或者火化後只剩下白骨，那些殘留物也不會消失。³⁴」

在角色介紹與分析一段中，我們已經能看到倖存者們對於活下來這件事保持的態度都不是慶幸或開心，但在他們身上也看不到憤怒，看不到想報仇的慾望和衝動，有的只是深沉的絕望、疑惑和無助，掙扎著度過每一個明天。

5月18日是一個代表，但在那之後的並不是結束，當初的回憶被保留傳承下去，直到此刻依舊存在。

陳香君在《紀念之外：二二八事件. 創傷與性別差異的美學》一書中提到：「受創的人，很多時候生命就停留在那一瞬間，只是事件發生的當下，人們根本就無從得知自己已經受傷。然而，當某個間接事件再次觸發這樁創傷事件的某些相關事物時，這個不得而知又不復記憶的事件，就會以某種替代形式回來。因此，受創的過去永遠不會消逝，而是留下來，在無法預期的時刻，讓我們知道自己的傷口還在。」

就像 Monami 原子筆之於「我」和振秀、長尺之於善珠一樣，這些再簡單不過的東西成了恐懼和痛苦的象徵，每每看到就會喚起當初的恥辱。有些東西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淡忘，但有些只會越來越深刻，無法忘懷。

³⁴ 《少年來了》，頁 234

同時，可以注意到的是韓江在書寫這六個不同的角色時，都大量出現類似獨白的語句，人物將自己封閉在內心世界，無法自主的重播那些血淋淋的事實。

明明是活下來的人，卻比死更痛苦，那些永生纏繞在身邊的惡夢不會消失，也沒有終點。

在鮮血與子彈的篇章中，「我」回憶起在獄中的生活：霎時間，我明白了。我明白那些人想要的到底是什麼。不惜餓死我們、嚴刑拷打逼供，原來他們想要說的是：讓我們來告訴你們，當初在那裡揮舞著國旗、齊唱著國歌是多麼愚蠢的一件事；讓我們來幫你們證明，現在這骯髒發臭、傷口潰爛、像野獸一樣飢腸轆轆的身體，才是你們。

被迫認清自己不是高尚的存在，而是一團苟延殘喘的肉塊而已，生命被別人掌控玩弄，一點尊嚴都沒有。

另外，不僅是本身受到的創傷，他們同時也深受對死者的愧疚和自我厭惡所折磨，恩淑認為自己的人生成了一場葬禮、「我」每天都在和活著對抗，等待死亡帶來解脫、善珠覺得自己被侮辱過的身體變得骯髒，這一切都沒地方可以釋放，甚至連說出口都需要極大勇氣。

這就是那些留下來的人的處境，活著成了一場地獄。

但即便是這樣的世界，作者書寫的也不完全是絕望，例如故事中的善珠最後選擇按下錄音鍵，成功往前踏出一步。雖然不是得到救贖，起碼在跌的粉身碎骨前成功停下來了。

五、埋藏在骨頭裡的天使與惡魔

「他們努力不懈地再度睜開雙眼，吐著滿口鮮血與牙齒碎塊，
稱開難以張動的眼皮與施虐者四目相望。

他們想起自己的臉孔與嗓音，以及宛如上輩子才有的尊嚴。那一
刻被打破時，虐殺來了，拷問來了，強制鎮壓來了。推擠
著，蹂躪著，剷除著。

但是現在，只要睜著眼睛，只要凝視著，最終我們.....」³⁵

人類本質是善是惡，其實沒有人能給出正確答案，不同經歷造就了不同的個
體，同時也造就不同的思想。

光州事件為許多人留下一輩子的傷痛，起因卻只是全斗煥一個人企圖獲得執
政權，不僅如此，在成功當上總統後，全斗煥甚至試圖扭曲事實，也禁止一切
相關輿論及出版。

「在光州，除了生命受到威脅之外，戒嚴軍絕對沒有把槍口指向平民過」

「我覺得事件有北韓特種部隊滲透起事的跡象」

「受到北韓煽動的暴民無法溝通，為了保護民眾的軍隊才會自衛反擊」

以上都是全斗煥親自說出口的話，我們看到同樣身為人類，有人卻是這樣的
活著，為了自己的利益輕易將無辜者的生命視為蔽物。

我很喜歡日本一個由小說改編而成的動畫《Fate/zero》，裡頭的男主角衛宮
切嗣是一個很哀傷的人物。

³⁵ 《少年來了》，頁 241

他的父親是一個魔術師，在某個南方小島上研究著死徒化的研究(類似於吸血鬼)，而對於魔術極有天賦的少女夏蕾成了研究住手，同時也是切嗣的初戀情人。

然而父親的失敗的研究藥物卻被夏蕾服下，導致夏蕾死徒化。

夏蕾祈求切嗣在自己失去理智前殺了自己，切嗣卻沒能下手，也因此導致整個小島毀滅。

沒能下手殺掉僅僅一人而導致更多的被害者，這件事讓切嗣的價值觀從此反轉，他曾夢想成為正義的夥伴，自此之後卻是永遠不可能了。

回到家後，切嗣為了不再增加犧牲者，用手槍殺害了正在準備行李逃跑的父親。

而後他被來到島上清理的殺手娜塔莉亞帶走，這時的他年僅十三歲。

切嗣從此跟娜塔莉亞生活在一起，同時學習殺手和魔術兩方面的技術。

某次任務中，娜塔莉亞搭乘的飛機除了她以外全數死徒化，為了不讓這台充滿災難的飛機降落，切嗣看準時機，將飛機連同還存活著的娜塔莉亞炸落，而後一邊哭一邊喃喃著「夏蕾，這次我做到了……」

從此他又成為孤單一人，直到他遇上人造人愛麗絲菲爾，得知世上有能實現一切願望的萬能許願機聖杯，並成為她的丈夫。

這是切嗣第三次獲得家人，甚至有了女兒伊莉雅。

但愛麗絲菲爾是作為聖杯容器而被創造出來的，這相當於參加聖杯戰爭的切嗣是將勝利建於妻子的犧牲之上，因為當戰鬥達到尾聲，愛麗絲菲爾也將失去身為人類的機能，恢復成聖杯的型態。

切嗣追求聖杯的原因是追求永久的和平，然而實踐時確實冷酷無情的現實主義者。

為了獲得聖杯，他能毫不猶豫的殺人，儘管愛著所有人，卻也抱有能殺死任何人的覺悟，對生命有愛恨，卻沒有輕重之分，對他而言都是平等的一條生命。

切嗣在戰爭中一路獲勝，最後當他接觸到聖杯是卻被這樣問到：「今天有兩艘船，一艘乘著 300 人，另一艘乘著你和 200 人，此時兩艘船底部都破了一個洞，只有你能修復，這時你會怎麼做？」

「當然是救 300 人的船。」

「那如果這 200 個人拉著你求救就他們呢？」

「……」

「沒錯，衛宮切嗣會殺掉這 200 個人，再去救 300 人的船。」

「問題又來了，這 300 個人又分成 100 人和 200 人的小船，底下一樣破了洞，你會怎麼辦？」

這時切嗣終於發現不對勁的地方，他驚恐的說：「這不合理，這樣會變成殺了 300 人，天平會傾斜！」

這個問題同時也帶著剩下 200 人還會繼續分船，直到剩下最後一人為止的隱含意思。

切嗣理解到他一直以來的做法就是聖杯實現他願望的方式，這並不是拯救，而是毀滅。

於是他拒絕了聖杯，並在聖杯中扼殺了女兒伊莉雅的幻影和已化身為聖杯的妻子，由此被聖杯詛咒。

當他從聖杯的意識中脫離回到現實後，卻發現聖杯溢出的內容物引發大火，幾乎燒毀整塊土地。

終於崩潰的切嗣在大火中尋尋覓覓，終於找到唯一一個殘存的孩子士郎，並將他收為養子，日後士郎是這樣形容切嗣的：「那個男人露出了極為幸福的表情，口中不停說著謝謝，彷彿被拯救的是他，而不是我。」

戰爭結束後，被詛咒的切嗣身體日漸衰落，同時也被愛麗絲菲爾的家人拒絕來往，再也沒見到女兒。

幾年後的晚上，他和士郎在坐在緣廊上聊到曾夢想成為正義的夥伴，但那是有年齡限制，所以無法達成了，而後士郎說：「那就沒辦法了呢，沒關係，還有我啊，爺爺的夢想，就由我來實現吧！」切嗣則在回答：「是啊，嗯，那我就放心了呢」後帶著淡淡的微笑逝去。

切嗣的行為就狹義來看絕對是惡，戰爭中他曾挾持過其他參賽者的未婚妻，以自己未來絕不傷害他們為條件，要求他們退出比賽，在他們簽下具有魔術制約的協定後，卻立即被切嗣的助手狙擊而死，而離開的切嗣則淡淡的說著：

「嗯…僅限『我』不殺死你們而已」。

但更廣泛來看，切嗣卻願意為了長久的和平獻身，拋棄自己的幸福，是選擇犧牲自我的善。

所以不論用善還是惡，似乎都無法對切嗣做出界定，他太模糊了。

說回《少年來了》，根據韓江讀到的資料，當初光州事件的軍隊，還是有一部分故意將槍口偏離，避免殺人的人。

說他們是善嗎？

不，當他們身在軍隊這個團體中參與了活動，就像一點黑色染料滴入白色，絕對不會被吸收，而是慢慢渲染開一樣，已經不能稱為純潔無瑕的善了。

就像世上有著正義的英雄和邪惡的壞蛋，更多的還有那些夾在中間身不由己，以及如斯坦福監獄實驗中那樣混淆了身份的人們，說到底，絕對的善或惡，或許都不可能存在。

六、在這樣一個下午

我無法否認自己在讀完這本書後的心情是沉重夾雜著那麼一點點興奮的，在這之前我唯一看過的韓國書籍就是為了課堂提問的《82 年生的金智英》，我也知道班上許多女生的感觸十分深刻，但不知為何，我認同它說的所有議題，也因為這本書開始思考過去從沒想過的一些瑣碎事項，但它卻始終沒能打動我。

相反的，《少年來了》所訴說的光州事件在過去我從未認識，但看完後卻深深的愛上這本書。某次和報告組的書昀聊天時提到自己真的很喜歡這本書，之後考慮直接去訂一本時她很意外，表示自己雖然在觀看過程很難過，甚至有掉眼淚，卻覺得應該有更好的描寫方式，所以並不是那麼喜歡這本書。這樣的狀況和我對金智英的觀感是一樣的呢，一時間突然有點放心，或許每個人對每本書的看法本來就可以是認同卻不打動，並不是我對那樣的議題過於冷感。最後，書昀直接把她因為報告而買的《少年來了》直接送給我了，真是非常感謝她了。

願我們都能繼續安好的活著，不必擔心往前走只能墜入深淵，不必擔心某天所有生活突然被奪走，到了明天我依舊能把衣架抬到頂樓，等待衣服染上太陽的味道。

2020.01.11 14:41

第二節 文類創作

〈黑白的畫〉

愛葛莎從小就是資優生。班級第一，全校第一，補習班第一。

因女兒而染上光芒的父母，開始成天盯著她唸書。

後來更變本加厲的上了鋼琴、繪畫、編織等，想的到的課程愛葛莎都學了。

她好累。

可是父母總笑著看她學習，笑得扭曲、笑得可怕。

某天晚上，愛葛莎做夢了。

那是一個純白的世界，空空如也什麼都沒有。

然後四周突然爬出黑色的蜘蛛、長出黑色的花、黑色的池塘裡遊著黑色的魚。

「真漂亮啊……」愛葛莎想著，卻突然被預設的手機鬧鈴吵醒了。

……

少女愛上了黑色。

……

「為什麼天使一定要是白色的呢？」愛葛莎看著牆上那幅七歲時在美術館買的《天使之歌》複製畫，拿起黑色的畫筆將天使們的翅膀染上了一層又一層厚厚的黑色。

她穿上黑色衣服、黑色褲子，戴上黑色手錶、黑色鏡框，綁上黑色髮帶，塗上黑色指甲油。

……

少女瘋狂的愛上了黑色。

……

高中最後一次模擬考，愛葛莎只考了全國第四的爛成績。

她的父母生氣了，化身成魔鬼不停的指責她的不是。

魔鬼應該是黑色的吧？——她想。

可是他們是黃色的啊？——真是困擾。

是不是說死掉的人會變成紫黑色？

那也算是黑色的一種吧？——決定了。

愛葛莎突然站起身來，不顧身後父母仍在訓斥中，往廚房走了過去。

然後拿著菜刀走了出來。

謾罵聲嘎然停止。

「爸爸、媽媽，變漂亮吧！」

那個少女的微笑是如此的天真而又無邪。

紅色的草莓果醬噗哧噗哧的流了出來。

「好噁、好醜……」愛葛莎低聲呢喃著。

啪啦。

她把大門關上，離開了家。

這世上的人類除了黑人以外都好醜，白色和黃色明明是醜陋的，為什麼卻有資格鄙視黑色？

「我很優秀，所以我必須淨化這個世界。」

「既然要淨化大家，首先當然是從班上的同學朋友們開始吧！」

故障的街燈一閃一閃的，愛葛莎看著頭頂那圓圓的月亮，嘴角輕輕揚起。

愛葛莎缺席了早自修和第一堂課，打電話到家裡也沒人接，學校老師們都緊張不已。

「這孩子可是一塊寶啊，千萬別出了什麼事才好……」校長室內秘書正和其他教職同仁調閱紀錄，準備前往少女家中。

第二節課中途，愛葛莎突然出現了，她衝了進來，又跑了出去。

地板上放著好幾顆黑色的球。

碰！！

愛葛莎覺得自己明明是做了好事，卻被警察抓進了看守所。

這個世界果然很奇怪。

少女被判了死刑。

報章雜誌爭相報導這起案件，她也大方承認父母是自己殺的。

少女成了被社會大眾唾棄的犯罪者。

執行死刑的日子到了。

愛葛莎看著即將殺死她的槍笑著。

「好美啊…」

「死在那麼美的黑色下也是不錯的吧？」她想。

可是射出的子彈是金屬色。

愛葛莎愣愣的倒下，看著自己流出紅色的鮮血。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好醜好髒好臭好噁。

我不要這麼醜陋的死去。

少女留著眼淚，小巧的嘴巴一開一合，卻始終沒能說出半個字，撐著大眼死去了。

大家都認為愛葛莎瘋了。

後來警方在愛葛莎的床底下發現了一幅和牆上一模一樣的《天使之歌》，上頭天使那純白的翅膀亮的有些刺眼。

少了一個瘋子，世界還是一樣和平。

你知道嗎？聽說在希臘語中，愛葛莎有「善良、純真」的意思。

詩擊——〈琵琶行〉改編

(12)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

「要離開這裡了…」(停兩秒)

舉酒欲飲無管絃，醉不成歡慘將別(停兩秒)

(35)忽聞水上琵琶聲，「是誰呀？」

琵琶聲停欲語遲「願意出來見個面嗎？」(停兩秒) (x2)

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換)

(59)轉軸撥絃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

弦弦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

(1:13)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1:20)

「妾身曾是京城的一名歌女，老家在長安城的東南邊」(1:30)

十三學得琵琶成，一曲紅綃不知數。「不知數呀…」(停兩秒)

(1:42)五陵年少爭纏頭，妝成每被秋娘妒。(停兩秒)

「想當年呀…」(1:52)

今年歡笑復明年，「我等閒渡了春風(嘆息)」

「然而」(2:00)暮去朝來顏色故，「我不得不嫁作商人婦」

商人重利輕別離

(2:10)「夫君前月買茶去了，留我獨守空船」

「夜深了，我忽然夢到了過去，不禁從此夢哭醒」(2:20)

(換)

輕攏慢捻抹復挑，初爲《霓裳》後《六幺》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

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

銀瓶乍破水漿迸!!!!(2:40)

(2:44)此時無聲勝有聲。

(2:48)

「唉，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兩人一起)

(換)

「元和十年，予左遷九江郡司馬。」

「我從去年離開京城，到了這偏僻的潯陽城」(3:09)

潯陽地僻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

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嘲哳難爲聽。

「我聞琵琶已嘆息，又聞此語重唧唧。」

(3:29)

「妾身曾是京城的一名歌女，老家在長安城的東南邊」

「我從去年離開京城，到了這偏僻的潯陽城」(同時)

(3:41)

「余感斯人言，夕始覺有遷謫意。」

(停到)(3:52)

(3:56)

「今夜聞君琵琶語，爲君翻作《琵琶行》。」

「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

〈時間概念〉

鬥魚在瓶子裡
金魚在水缸裡
鬥魚向金魚訴說孤單
於是成功游進水缸裡
貪婪自私佔有慾望醜陋原罪自認無罪
鮮豔的鬥魚興奮的築起王國
恐懼的金魚進退不能
水溢出來了
玻璃碎裂
魚缸傾倒
金魚爭相逃離
黯淡的鬥魚死命拍打魚鰭
呼吸不能

貓咪名叫逆時針
興奮的看著掙扎的鬥魚
多了意料外的下午茶
視線內的時鐘滴答滴答正常的往前走
喵嗚嗯～
鬥魚在逆時針的肚子裡死死睜著眼
從尾巴開始消化
在完全成為噁心的排泄物前
依舊不見金魚的身影

〈笑容〉

沒有人喜歡假裝微笑有時候很累可是要笑
微笑苦笑無奈的笑真心的笑

有人點點你的背
原本以為是個可以靠著的肩膀
轉過身
卻原來是一杯遞上的飲料
恭喜你啊
多刺耳的祝福
偷偷摸摸走到洗手間
把笑容撕掉
這張已經爛掉了不能用
口袋裡的庫存也沒了
只好蹲下身子
沒有哭泣悲嚎的時間
從垃圾桶裡撿起前些時間丟掉的
勉強還可以用的微笑
臭臭的
再戴上去
盡可能的
不知道為了什麼
總之再繼續撐一段時間。

〈崩壞小丑〉

機械日常

近似嘲笑的歡笑聲是悲痛與存活的來源

啊 好累啊……

最後一次表演主題是紅色

小丑先生倒在舞台正中央

第一次滿足的又哭又笑

〈牛〉

場景：加護病房

旁白：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病房號碼 9803 內，一名男子面露悲憤的坐在椅子上，他望著前方躺在病床上的女孩，手中拿著台灣啤酒，一邊祈禱，一邊怒罵。

（家屬雙手交握作祈禱狀，守在病床旁，面露悲憤。）

張凱傑：求老天爺讓我的女兒醒過來吧，我家小孩那麼乖，怎麼會遇到這種事啊，太沒天理了！女兒啊，別怕，人正不怕影斜，腳正不怕鞋歪，我一定會替你討回公道。

旁白：此時一陣腳步聲從遠處傳來，來人走的極快，鞋子和地板摩擦的聲音在這樣寂靜的夜晚顯得更為突兀。

（敲門聲傳來，可敲黑板。）

張凱傑：（不耐煩地）誰啊？大半夜的還來打擾！

呂哲仲：（面色凝重地，捧著牛的遺照，照片先背對觀眾）就是你害死我兒子的嗎？

張凱傑：兒子？什麼兒子？先生你走錯病房了吧？

呂哲仲：（此時把照片轉正，面露怨憤但壓抑著聲音）李小姐是你女兒沒錯吧？前天開車不知怎麼開的，莫名其妙把我家兒子撞死了……。

張凱傑：哈哈哈哈哈果然人在做，天在看、一人做，勿止千人知，你就是牛的主人嗎？你好意思作賊的喊捉賊？（指向自己女兒）我女兒現在被你一害要死不活的，你看你怎麼賠？

呂哲仲：（冷淡地）我只要求你負擔我兒子的葬禮費用就好，其他不跟你計較了，就當我啞巴吃黃蓮吧。

張凱傑：（暴怒大聲地）你臉皮真夠厚啊？敢向我要錢？別人家的都不是女兒啦，自己家裡的才是寶貝兒子厚。繼續得寸進尺啊！蜘蛛拉網嘛！很會拉嘛？水肥車結做夥一拖屎輪！怎麼不去死一死！

（護士進場，站在兩人中間試圖安撫）

鍾書昀：（向著家屬）先生您冷靜點，現在很晚了，您女兒也需要靜養啊。

張凱傑：（持續暴躁）護士小姐你評評理嘛？今天到底誰對誰錯現在說清楚啦！

鍾書昀：（為難又猶豫地）這個…….

呂哲仲：（默默地低下頭）我昨晚夢到我兒子了。他託夢告訴我是你女兒自己酒駕神智不清才撞上來。（抬起頭，直勾勾地望）明明是你害死我兒，不要再銅牙槽，鐵嘴齒了。

（眾人愣了半晌，家屬惱羞成怒地奪過對方手中的遺照，往地上摔。）

旁白：呂先生回憶起兒子托夢給他的畫面，那天，彤彤看到 9803 居然辦起了買一送一的活動，甚至還有買酒送滷味等各式各樣的優惠，最終在空腹的狀態下沒有忍住誘惑，一連喝了四手酒，將店內吐的滿地都是，並搖搖晃晃的走出店外。接著她跨上機車，經過蓮緣附近的時候闖了一個紅燈，在沒有煞車的情況下撞上對面正在散步的一頭牛，於是有了現在的狀況。

張凱傑：你胡說！

（牛主人蹲下身要撿起遺照，對方作勢上前動手，護士連忙拉住家屬，頓時一陣手忙腳亂。）

（突然聽見咳嗽的聲音，大家一愣，往病床方向望去。只見病人坐起身子一臉茫然地望著周遭。）

張凱傑：（衝到病床旁）女兒啊！你醒來啦！我快被你嚇死了，感覺怎麼樣？還好嗎？

李翊彤：（當所有人視線都匯集到病人身上時，病人一臉惺忪慵懶地）欸～～

（劇終）

〈你沒有失眠〉

雲髻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冠堂來——白居易《長恨歌》

睡

睡著

睡在夢裡面

好夢把我的心高高拋起

惡夢把我的心踩入十八層地獄

震盪

我愛的你現在在上面還是下面

還是從上面墜落到下面

又還是從下面飄往上面

但是親愛的

我唯一知道的

只是

你似乎睡過頭了

〈失敗的記憶抹消〉

想把你的名字刻在毛毛蟲的蛹上
用紅色的筆一筆一劃
是不是只要如此
都蝴蝶新生的日子
你的存在也會像胎盤脫離子宮一樣

可是我忘了上輩子也試過
那次的結局是
蝴蝶飛出的剎那
不小心纏上蛹的絲線
來不及嘗試飛翔就墜落了

〈東華之必要〉

東華之必要

麵包之必要

一點點反對和拆除之必要

悠悠哉哉看一群工人鋪路之必要

君非投票擁有權之人認識之必要

蚊子、蟬、環頸雉、壁虎與鴿子大便之必要

翹課之必要，賴床之必要，偷簽到之必要

每晚九點自宿舍管理員室討厭鬼一般飄起來的門禁廣播之必要

成為老屁股之必要

分組報告之必要

熬夜之必要

零錢之必要

缺乏生活費用之必要

懶惰之必要

期中期末炸裂之必要

大虎、阿告、中分之必要怕狗狗之必要

而既被丟進花蓮國總得繼續活下去的

世界老這樣總這樣——畢業在遙遠的未來，學分在學分的海裡

〈老頑固〉

1760

走在城市盡頭
任性的人想往前走
有人說
繁榮的最大值已經達到
前面和後面都很重
牆壁
和無止盡的 枯瘦的手

要不讓他們參加宴會吧

死了好多人
踩死的
撐死的
總之手消失了
可是只剩一隻手
牆壁實在太厚
還是推不開

1800

任性的他找到了手

不會拉

會工作的手
紡織
蒸氣
鋼鐵
還有好多好多
好好用的
女人和孩子

牆壁終於翻倒了
任性的他露出笑容
打算繼續繼續
任性下去

1870

不改不換不更新
年輕的小頑固
任性的老頑固
從高高的地方墜落到地面
沉進又臭又常的
歷史裡